

# 昆仑堂

二〇一五年  
第二期  
(总第四十二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杨 新

陆家衡 单国霖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俞建良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俞建良

顾 工 蒋志坚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ltartgallery.com](http://www.kltartgallery.com)

E-mail : [ksklt@ksklt.com](mailto: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制版印务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 目 录

### 馆藏精品赏析

昆仑堂美术馆藏无款画研究(二) ..... 俞建良 2

### 人物研究

文彭年表(五) ..... 刘东芹 8

唐寅“六如居士”之别号与禅悦生活 ..... 黄 泳 14

松下清斋陆氏事迹考 ..... 李 军 18

### 书画研究

艺擅一代 名震八极

——徐霖书画艺事浅析 ..... 俞亚琴 31

### 悼念方韦女士

悼方韦女士(七律一首) ..... 陆家衡 42

美在人间 ..... 杨守松 43

我与朱太太的最后一面 ..... 马昇嘉 43

悼方韦女士(五绝四首) ..... 俞建良 45

鹿城名媛陨落 德慧母仪长存 ..... 沈 江 46

悼念方韦女士(七绝二首) ..... 蒋志坚 48

## 昆仑堂美术馆藏无款画研究(二)

俞建良

### 四、《柳荫高士图轴》

《柳荫高士图轴》无款,绢本,设色,纵46.5厘米、横85.5厘米。此图绘高士消夏之景。湖岸柳荫下,一高士着白袍袒腹席地而坐,右手后撑于地,左手扶腿,赤足,双鞋齐摆于身前。身后两株古柳,树干苍老,新枝茂盛,浓荫匝地,枝叶垂延于湖面。画左下角,一绿衣侍者,手捧果盘,向高士趋步而行。

观此高士之衣着,上身半袒,有古意;又有晋人风范、气度。诚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云:“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襴,前系二带,隋唐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裰。”晋人气韵宋人画,传世作有之。如梁楷笔下的陶渊明《东篱高士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衣着相类。是图绘一高士,手拿菊花,漫步山中。背景用淡墨烘染,

而红叶跟高士手中的菊花,道出正是秋天。北宋时候与《柳荫高士图轴》相同风格的有李德柔《竹林谈道图》和武洞清《柳荫高士图轴》,二图绘画风格相近。可惜两人传世作品甚少。李德柔生卒年不详,道士,山西太原人。幼而善画,长读庄、老喜之,遂为道士,赐号妙应。写貌甚工,落笔有生意。写神仙故实,其眉目规矩,见之使人遂欲仙去。尤精设色,所设朱铅,多以土石为之,故世俗不能。武洞清生卒年不详,长沙人。工佛道人物,名噪一时。有《杂切德》、《十一曜》、《二十八宿》、《十二真人》等像传于世。

昆仑堂美术馆藏《柳荫高士图轴》,法宗宋人,笔墨爽劲。特别是人物刻画极为精细,衣纹线描紧劲流畅,有元人风格,而山石树干用笔爽利洒脱,融明院体和浙派之特征,故此画应为明早期佚名高手所作。



柳荫高士图轴 绢本设色 46.5×85.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 五、《纺织娘海棠花》

《纺织娘海棠花》，绢本，纵 24.3 厘米、横 19.5 厘米，无款无印，画甚精致。画中一只纺织娘活灵活现，非常生动，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当，画面斑驳，色彩缺少几分鲜丽。但画手技法高超，让人赞叹。

宋人曾绘过“纺织娘”、“海棠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草虫瓜实图》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瓦雀栖枝图》，均为宋代无款画。《草虫瓜实图》绘秋熟的南瓜与纺织娘组成的画面，南瓜喻意“瓜瓞绵绵”；又纺织娘则是“螽斯之徵”、“螽斯衍庆”，来歌颂多子多孙，可谓吉祥画也。《瓦雀栖枝图》绘秋季海棠一枝，果实散挂枝头。海棠枝头栖息着瓦雀，姿势各异，神态安适。中间画有小蜂一只。画面静中寓动，情景合理。

细观二图，用笔细劲有力，浓淡相宜，阴阳背向清晰，宋人写生之精品。《纺织娘海棠花》当初藏家定为宋人佚名画，后经专家鉴定为明人佚名画。虽为明人所作，继承宋人工笔重彩画风。海棠、花蝶，工整有趣。用笔沉稳，赋色浓



纺织娘海棠花 绢本设色 24.3×19.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丽；叶、径用颜色渲染，阴阳向背，十分清楚，亦乃佳作也。

### 六、《牡丹小鸟图》

《牡丹小鸟图》(见封二) 绢本，纵 120 厘米、横 39 厘米，竖式。是图与无款《春燕戏花图》风格相似。由于年代久远，画面原有的鲜艳色彩已褪去，但是描绘花卉，小鸟的精湛技术至今还是呈现在我们眼前。

《牡丹小鸟图》牡丹上画有白头翁，寓意富贵长寿，原签题为宋人。经专家考有宋人遗意，为明代佚名画。是图结构明确、层次分明。形神兼备，虚实相生。色彩丰富，注重阴阳变化。牡丹、小鸟画在唐朝民间就开始，喻意玉堂富贵。这些题材在传世作品中常见。图中左上角一白头翁作下行势，枝叶中飞鸟即将停留。生动有趣，富有生机。全图用墨钩出轮廓，然后敷以彩色。此图牡丹仅占画面近半，布局上异于宋人，故考鉴为明代作品，不无道理。

### 七、《传赵雍修篁图》

《传赵雍修篁图》，纸本，纵 62.5 厘米、横 26 厘米。无款，钤印有八方之多，分别是何绍基、完颜景贤、高名凯等收藏印。何绍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藏书家，湖南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完颜景贤，字朴孙，清藏书家、鉴赏家。为户部员外郎华毓子。满洲镶黄旗人。精于赏鉴字画，书籍收藏甚富。清末至民初与当时端方等游，著有《三虞堂书画目》。高名凯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汉语语法学家和文学翻译家，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齐名。其画左下盖有“陈氏子孙永宝之”章，当为最早收藏印，但藏家不详。五年前余曾见赵孟頫、饶介、郝节代四人行书纸本尺牘，计七开，且尺寸不一，其中二开为赵孟頫，时当伪作拍，估价三到五万元。结果近三千万成交。赵氏两开皆有“陈氏子子孙孙永宝之”一印(附一开见图十七)。

从书风来看，流利俊秀，与上海博物馆藏





传赵雍修篁图 纸本  
62.5×26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赵孟頫《致民瞻十札》中之部分近似,推算书写时代应在元大德至大元年间。或许有此原因,原藏家定为元赵雍《竹石小景图》,也有一定的理由。此图以淡干墨钩拳石,石后画竹一竿,茎饱叶肥,浓浓相衬。但笔法粗劲放纵,几与明代詹僖仿吴镇无异。故杨新、薛永年两位鉴家推断为明代詹僖所作。詹僖,字僖和,号铁冠道人。生卒年不详,浙江宁波人,明代弘治年间秀才。詹僖是明代画竹名家,与昆山夏景齐名。书法学赵孟頫,专伪造赵孟頫字、吴镇画。而詹僖本人款作品却存世极少。

#### 八、《双蝶图》考

《双蝶图》,绢本,纵20.5厘米、横21厘米,无款。上押“御书”伪印,初观似宋人、或元人所作,工笔重彩,细劲灵秀,生动传神。画蝴蝶一类画家有北宋的赵昌,传世作品有《写生蛺蝶

图》、《竹虫图》;相近时期宋佚名画还有《宋海棠蛺蝶图》等等。其中《写生蛺蝶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后世定为赵昌作。构图有意留下空白,景物集中于画面之下部。霜叶、野菊、荆棘、芦苇等,错落有致。画龙点睛处绘三只彩蝶翩翩飞舞。此情此景,突现出秋意无限。所绘线条有轻重顿挫变化;写生为之,准确自然。用双钩法,描写秋天野外所见风物。虫蝶用色秾丽,以工整的细线条进行勾勒。其画风清秀,设色淡雅。元代书家冯子振题咏诗:“蚱蜢青青舴舺扶,草间消息未能无。尺绡何限春风意,约略滕王蛺蝶图。”此图与《双蝶图》风格相近。

赵昌的另一件《竹虫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是图画幽篁疏影,又绘天牛、螽斯、瓜赞、花卉野瓜、蝴蝶、蜻蜓萦绕。竿之盘曲,枝叶饱满,果实丰盈。双钩填彩,姿态多样。而蝴蝶飞舞,更增添了画面的生动趣味。其中左上之蝴蝶与《双蝶图》构图相似。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海棠蛺蝶图页》,工笔重彩画,赋色浓丽,画风工整,花瓣先以墨笔双勾轮廓线,中锋行笔,线条圆润流畅。绘春天景色一角,蛺蝶起舞,海棠盛开。蛺蝶与海棠一动一静于枝之间。春风舞动,花枝招展,花朵向背,叶片翻转,展现了“花不醉人人自醉”之意境。显示出宋人所具备的写实功底。这虽与《双蝶图》之蝶形态不同,但双钩填彩方法一致。

绘蝴蝶类作品,到明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即使如戴进这样的山水画家,极少绘这类工笔设色的作品,但也有传世作品。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戴进《葵石蛺蝶图》,两只翩翩飞舞的彩蝶,打破了自然界的宁静。图中一棵蜀葵,亭亭玉立,茎干直挺,绿叶扶疏,花冠朵朵妍丽,耐人寻味。笔致细柔,敷色清丽。

再如明代项圣谟《蒲蝶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画蒲叶上停落着一只蝴蝶,造型简朴,十分灵动传神。蝴蝶使用细笔浓墨,而菖蒲在画面中间,苍健有变化,用粗笔淡墨挥写,粗



双蝶图 绢本设色 20.5×21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简凝重,富有变化。其意境优美,格调高雅。

《双蝶图》其双蝶相对,习舞于芳草之上。形态准确,刻划生动,赋彩端丽和谐。明代人往往根据景中所需而绘之,传世的宋元人作品中,往往专画一虫或一小草。杨新、薛永年两位鉴家考为明代人作,不无道理。

### 九、《传王渊竹鹤图》

《传王渊竹鹤图》,绢本,纵 153.5 厘米、横 77 厘米,无款。杨新、薛永年两位先生考“流传中传为元代王渊所作,实非”。图中画双鹤于竹石间,中隔巨石。石前之鹤绘全身,漫步躬身,曲颈矫首,如有所觅。石后者半藏半露,仰头长唳。极尽掩映俯仰之妙。勾勒挺劲,渲染细丽,羽毛之感,逼真如生,画法略近吴门王维烈。丛竹则双钩设色,坡石作斧劈皴,行笔狂从而拖泥带水,画风似后期浙派山水,当系十六世纪明人院体佳品。根据上述画风,为明中期作品,画得很精。但“王渊”、“若水”二印,当系后人添加。王渊,元代画家,生卒年不详,字若水,号澹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王渊幼习丹青,师法赵孟頫,又习郭熙,人物则研唐人。王渊尤精花鸟,效法黄筌父子;其水墨皴染,深浅有致,又

得写生之妙,设色富丽之作较为少见。再观其传世作品,如《竹石集禽图》、《山桃锦鸡图》、《良常草堂图》、《花竹禽雀图》、《花竹春禽图》、《花竹锦鸡图》,且多数作品均为水墨、纸本画。故《传王渊竹鹤图》无论从绘画赋色或绢与纸来分析,非王渊所作也。再观与之画风相近的吴门王维烈其人、其画。王维烈,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十六、十七世纪。字无竞,江苏苏州人。师周之冕,擅花卉、翎毛。传世作品有《树石孔雀图》、《寒雀争梅图》、《猫石图》、《菱塘哺雏图》、《双喜图》、《芙蓉水鸭图》,所绘作品,设色妍丽,时有双钩填彩,且笔法工细,色彩浓艳,如绘鹤的尾羽、足胫、丹顶往往施色浓艳厚重,细腻而不板滞,亦不流于柔媚。仙鹤姿态优雅,轩昂高洁,在翠竹间怡然自得。如此工细的笔触,融汇于物象之中,给以意趣盎然之感。

《传王渊竹鹤图》描绘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更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刘禹锡《秋词》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



传王渊竹鹤图 绢本设色  
153.5×77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便引诗情到碧霄”。元人画宋人诗意图有之，明人亦有之。从画风上分析，当是明代人佚名画也。

#### 十、《传石锐幽涧松声图》

《传石锐幽涧松声图》绢本，纵 156.5 厘米、横 93.5 厘米。无款无印，画风不同于石锐。是图左上峭拔之峰，山势高耸、叠起，气象严峻，皴法如五代后梁画家关仝《秋山晚翠图》、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画水阁临溪，人马走动，文士雅集，如元代王蒙《春山读书图》；是图取山之形，其貌接近于北宋画家范宽；范宽早年师从荆浩、李成，重视对自然山川景物之观察，所画山水，突出峰峦浑厚、端庄，气势雄伟。据薛永年先生考：“画巨石长松，崇山幽涧，松下院落瓦舍，文士客话，石边木桥跨水，有人骑踽踽



传石锐幽涧松声图 绢本设色  
156.5 × 93.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而来。溪水飞涨，夭桃怒放，一派早春景色。画法山石峻厚，皴纹微密，树法工稳，界画精能。人物则刻划细腻，形具神生，近大远小，多用粉色，风格沉郁坚实，似颇受周臣、唐寅、陶铸，不知何时误为石锐所画。”这里所指石锐，字以明，钱塘（今杭州）人。宣德间授仁智殿待诏。画金碧山水，界画楼台及人物，皆傅色鲜明温润，名噪一时。《溪山楼观图》传为石锐所画，似乎与其绘画风格有异，但在史料中有“得盛懋法，备极华整”。盛懋是元季职业画家，当时被称作“画工”，早年并得画家陈琳指点，画山石多用披麻皴或解索皴。陈琳既善用董源、巨然一派的画法，也善用李成、郭熙一派的画法。

故石锐早期可能有此法，有待于进一步考论。而《溪山楼观图》总体风格与明代周臣、唐寅师生作品接近。如周臣的《春山游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图描绘风和日丽的春天，骑士出行途中之景。春山叠翠，小桥流水。构图清旷周密，自然得体。山崖巨石用小斧劈皴，加以渲染。笔法清秀，融合了北宋李成、郭熙及南宋李唐、刘松年画法。全图周密雄劲，而又疏朗，格调清秀、高古。周臣（1460—1535），字舜卿，号东村，生卒年不详，生活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吴（今江苏苏州）人。擅长画人物、山水，画法严整工细。其弟子有唐寅、仇英等，风格上极为接近。周臣山水师承陈暹。遍临李成、郭熙、李唐、马远等作品，主要取法于李唐。

再述唐寅山水风格与《幽涧松声图》相类者有《步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路松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杏花茅屋图》（上海博物馆藏）等。三图总体风格相近，既有北宋郭熙的全山全景、曲折奇险、缜密劲健的特点，又有南宋刘松年、李唐以小见大、以白计黑、简洁明快的手法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图中既有奇峰壁立，杂树浓密。老树丛林，云雾迷蒙。又有板桥溪流，高士行走。观景若思，吟诗对话。笔法灵活、淡墨晕染，浓墨加强，设色秀艳。表现

“高人雅士”、“山林隐逸”之题材,这正是中国文人山水艺术追求的境界。唐寅(1470—1523年)早年曾师从周臣习画,又受过明吴门盟主沈周的指点。技法上接受从李成、郭熙、李唐笔墨,加以变化,善作山重岭复,并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风格清逸、俊秀,为时代所推重。

但从以上周臣、唐寅传世作品来比较,与传石锐《幽涧松声图》风格相接近。但以笔者之见,纵观周臣、唐寅俩人的作品,特别是唐寅,或多或少有同时代人仇英的影响,精致劲笔处有仇英的痕迹。而风格上似乎少了仇英时代的影子,故是图当在周臣以前,或为周臣所作。品鉴山水画,除了绘画风格外,其画家所画意境,也是鉴赏的一部分,诚如唐朝诗人王维诗云:“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幽涧松声图》最后归属明代哪家,有待于相似作品的出现。

### 十一、《鲤鱼图》考

《鲤鱼图》绢本,纵 87 厘米、横 44 厘米,无款。专画一条鲤鱼题材,在宋元时期较为少见。鲤鱼代表着“年年有馀(鱼)”,“鲤鱼跃龙门”之意。自明代以后,这种题材作品,较为广泛传播,与民间“吉祥图”同类。古代汉族传说中有“鲤鱼跳龙门”之说,即黄河的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比喻中举、升官等;亦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埤雅·释鱼》:“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唐朝大诗人李白有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观此图,纯以淡墨勾线,淡墨染鱼背、头和鳍。鱼之背处,腹浓部淡。鱼鳍部分则是根浓边淡。再是绢本色渐变为赭黄色,使画面更具古意。其画工精致,一鱼跃起占据整个画面,生动有趣。画法传承了宋人写真手法,笔墨如北宋画家刘寀的《落花游鱼图》,更似明代缪辅《鱼藻图》。其实《落花游鱼图》(美国圣路易美术馆藏)亦为无款画,后人题为刘寀。是图绘桃花盛

开的时候,群鱼游行荇藻间争抢水面上花瓣之情景,花瓣飘落水中,吸引着浮游于荇藻间的群鱼,自然生动。其姿态多样,抒情寄意,似游非游,似散亦聚;或争食,或吐水,姿态优美,惟妙惟肖。《图绘宝鉴》称“虽风萍水荇,观之活动。至于鳞尾性情,游潜回泳,皆得其妙。”《宣和画谱》著录御府所藏刘寀作品有《戏藻群鱼图》、《泳萍戏鱼图》、《群鱼戏荇图》、《群鲂戏菱图》等多种。刘寀,字宏道,一作道源、弘道,流寓都下,遂为开封(今属河南)人,生卒年不详。历任州县官,授朝奉郎。狂逸不事事,放意诗酒间,与贵游少年相从无虚日。工诗词,亦善画鱼。

缪辅《鱼藻图》画中以鲤鱼为主体,形式上与《鲤鱼图》相似,以一鱼为中心,并占据大幅画面。《鱼藻图》用笔工细,勾染细腻,设色绚丽,其风格既继承南宋“院体”工丽周密,又传承黄筌工整妍丽画风。是图以群鱼戏水情景,法宋人写真如实景,鱼鳞清晰可见,游鱼可数,形神逼真,栩栩如生,与宋人《落花游鱼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元汤垕《画鉴》中称“五代袁义、宋徐白,善画鱼,及观其迹,不过刀几间物耳,使人起羹脍之兴”。缪辅,字良佐,苏郡(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官武英殿锦衣镇抚,约在明朝宣德(1426—1435)前后,为宫廷画家。

此外,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宋佚名《双鲤图》,此画尺幅很大,纵 202 厘米、横 199.5 厘米,无款,画双鲤。其实,突出了一条。比之昆仑堂美术馆藏《鲤鱼图》中一鱼还大,风格相近。此图,曾经清代怡亲王府收藏。但经周积寅先生考为元人所作,传世至今亦属不易也。

再有元代画家高僧赖庵传世作品《鱼藻图》,所绘之鱼几乎占据了画面之全部,用细线精心描绘片片鱼鳞,亦与《鲤鱼图》画法相似,值得研究。通过与上述诸图之比较,昆仑堂美术馆所藏此《鲤鱼图》,当为明代所作。

(未完待续)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馆长)

## 文彭年表(五)

刘东芹

1562年 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66岁

●服除,补授顺天府学训导。

●正月九日,为郭次甫书文徵明《水龙吟》立轴,纸本,高二尺三寸,阔七寸九分,款云:右调《水龙吟》,此先君所赋,郭次甫爱而颂之,命录一过,嘉靖壬戌新正九日,文彭记。(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48页。)

●正月二十六日,应顾从义之请,又为其所藏张旭书《兰馨帖》题跋:古人名迹,愈阅愈佳,仆性喜草书,每一展,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汝和将以入石,命摹一过。老眼眇昏,殊不能得其仿佛。若风神庶几不至悬绝耳。壬戌正月廿六日,文彭记。(《六研斋二笔》卷一,转见《文徵明年谱》第665页。)

●二月三日,有致范大澈札:昨写得草书千文一卷,正欲请教,适为门下生取去。兹特告借张旭《千文帖》一观,倘有所得,当更呈览也。《草堂诗笺》并望借看,随当奉纳,不敢久滞。诸容相见细陈,不具。彭顿首白事,讷庵先生侍史。壬戌二月三日。谨空。(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二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范大澈(1523-1610),字子宣,又字子静,

号讷庵,宁波人,著有《碑帖纪证》。与文彭在北京有交往,文彭曾对其收藏古印作过评论。《范氏集古印谱》范大澈自序:不佞自嘉靖己酉(1549)时年二十有六,书剑无成,从仲父东明先生(指范钦)游燕京,吏隐螭头典客三朝凡四十余年……文寿承彭曰:“希奇之物人多罕见,今遇目而又得重价,夫何吝哉?”余曰:“此狙估射利之徒,非鉴赏家事也”。乙酉(1585)归来六十二岁矣。(罗福颐《印谱考》,1933年墨缘堂石印本。)

●三月十七日,刻《五湖游侠》印,边款:嘉靖壬戌春三月十有七日,文彭篆。(嘉德2003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春,刻《画隐》长方白文印,边款:壬戌春,文彭。(黄尝铭《篆刻年历》。)

●十一月十七日,跋《文徵明书金刚经》云:右金刚经小楷一帙,先内翰为存菊王君书也。存菊名闻,字达卿,禄之吏部从兄,以医鸣吴中,善谈名理,洒落不羁,有晋人风,与先君最契,故所为作书画必极精。此经书时先君甫五十三岁,政工力精到时,结体行笔非他书可及,知书者宜珍秘之。壬戌仲冬十有七日,男彭谨识。(《秘殿珠林》卷二,四库全书本。)

●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又跋张旭书《兰馨



帖》:余自信所记,因书卷末,而汝和不知也。岁暮会于京邸,偶谈及,展卷大笑。因复与汝和辩论,以见前言之不诬。故再书此,以记岁月云。季冬二日灯下,试居庸石霜叶研。文彭。(见《文徵明年谱》第 665 页。)

●在北京为友人藏文徵明扇面小楷作跋,云:先君年虽高,而目力不衰,尤好为人写扇,得之者如获拱璧。持以示人,人或未之信。有持至京师者,五桥得之,命余辨证,因书于后,以为左券。时嘉靖壬戌。越六年,而先君下世已三年矣。长男彭记。(见《文徵明年谱》第 667 页。)

●画《竹轴》。(黄尝铭《篆刻年历》。)

1563 年 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67 岁

●仲夏十一日,在北京,作小楷《厚仪帖》:厚仪岂胜惭口,尝两口典谒,不得一面,至今犹耿耿也。日来得令弟先生莅任北城,相去只尺,时得我翁动静,深慰远怀。但鄙郡要冲,实为繁剧。久淹骥此足,虽贤者之多劳,而诚吴民之大幸也。彭株守如昨,无足为高明道者,兹遣小童南还,谨此专候起居。时下暑热,万惟为国自爱,以膺大用,不宣。癸亥仲夏十一日,彭顿首再拜。(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集》第七册,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第 10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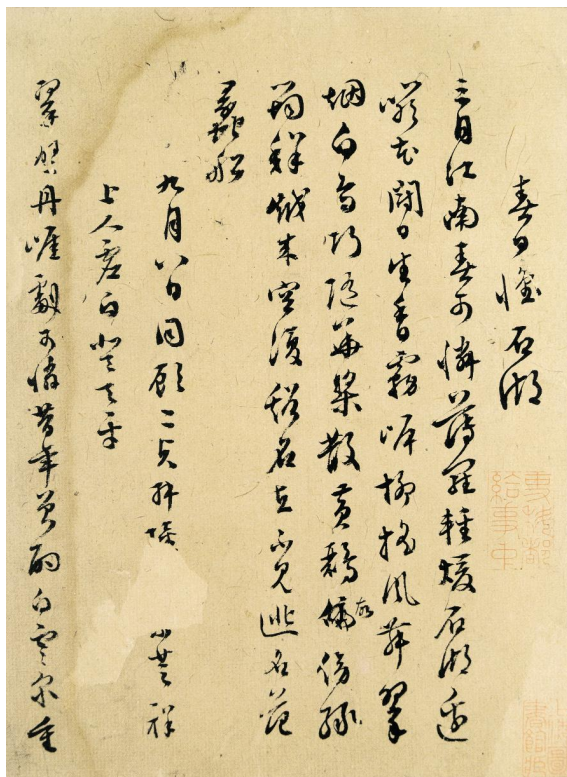
●约在此年,作隶书大字“赤壁”,文嘉于此年九月补图。两年后,莫云卿续补赤壁图。(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090 册,第 387 页。)

●此年,丰坊卒。

1564 年 嘉靖四十三年 甲子 68 岁

●闰二月二十七日,返苏州,葬父于虎丘花径,委黄佐撰墓志铭并自书之。文彭、文嘉辑吊祭文为《葬录》。(见《文徵明年谱》,第 744 页。)

●仲秋二十六日,在北京,有致童子鸣一札:子鸣童先生执事,前者在嘉汝立王百穀处



文彭诗稿(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得一相接,不久遂走都下,无由再见。适辱华札远及,兼承惠《西京杂记》并《博物述异》等书,甚善甚善。谈公所委,随使完去,但愧不可耳。前奉承白伊南见惠《奚囊广要》一部,偶尔为人持去,有印下者乞寄一部,若得作六本或四本者尤妙。昨在友人家见洪适《隶释》二十卷,纸墨皆精,区区欲令可据之以传,不知果能否耳。是常熟钱氏,君识之否?若能从舆成之,亦甚妙也。又在内阁见《隶释》,亦二十卷,今孙氏所刻,尚未得其半,惜无人摹写,徒歆羨而已耳。百穀明春入京,能同载一游燕山北岳否?谈氏人还,草草附复不次。侍生文彭再拜,甲子秋仲二十六日谨具。(潘承厚《明清藏书家尺牋》,《明代名人尺牋选萃》第 1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45-48 页。)

●弟文嘉至京。《神州国光集》第四集文嘉跋《文衡山小楷千字文》:甲子春,将治装游燕都。按:此行应是兄弟二人同行。(见《文徵明年谱》第 555 页。)

●文嘉到北京,后得任吉水文学教谕。文彭同黎惟敬、欧大任、文嘉等人集学舍,为文嘉送行。席间文彭出所携宋代南海鱼魇灯,悬于学舍。又与众人同观赵子昂《墨竹图》。欧大任《春夜同惟敬、约卿集寿承学舍,时休承将之吉水,在坐同赋,得寒字》记云:鱼魇灯本出南海,寿承自吴中携来,悬于学舍,盖宋物也。是夕又同观赵子昂墨竹。(《欧虞部文集》卷十九,《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在北京,以文徵明所作章草贻欧大任,欧大任《跋文太史草章》:……嘉靖辛丑夏,余从建业过吴门,谒太史于玉盘山房,获侍笔研。见其真书每折而有力,草书每转而不停。真以转而遒,草以折而劲,至于篆、隶之书,则垂槎直入斗牛宫,不但穷河源而已。第一之评信然信然。古人所以贵于人品高也。此卷乃太史壬辰所书。甲子之岁,余在京厥嗣,博士寿承持以见饷携来。江都方明府允治过斋中,阅而爱之,余素不善书,当为游神翰墨者所宝玩,遂以归于允治。隆庆改元中春二十五日。(同上)

●约在此年六月廿日,有致华夏札:彭顿首,书奉东沙契兄先生侍史。奉别以来,几易寒暑,思念之心,未尝少置,追想(尊)序。足下今年政七十耶,且闻有弄璋之庆,所谓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乐当何如!区区株守如昨,无足为左右道者,但得豫庵在此,与之同事,差不落寞耳。令侄海涛选官时曾相会,既而进表来京又得一面,询知动静安好,深慰远怀。近日此间一友用钱二百收得柳公权书《兰亭诗》,前有裕陵签题,后黄伯思跋,丝绢上书,表(裱)作册子,亦是宋内府物。今已将梨木草草刻成,尚未完,先寄一纸去,亦可以见天地奇物,流传世间,但有造化者乃得之也。盛使一面即归诸,不能一一。若余溪家有人入京,不惜片楮以慰悬悬。切恳。六月廿日彭顿首。(此为华氏后人捐赠无锡博物院藏,另有文徵明致华世祯数

札。见《书法》2013年第11期。)

#### 1565年 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 69岁

●正月,文彭跋《文天祥手卷》:“嘉靖乙丑孟春,后学文彭敬观于京江舟次,时将至金陵,舟人解(缆)甚促,松坪主人属为跋语,惜不及矣!因即归之”。此手卷后为其孙文震孟收藏。(华夏收藏网,私人收藏。)

●二月晦,有致彭年一札:

久不得起居消息,无任怀想。伯起兄弟及鲁仲知至情况甚适,极慰极慰!但屡索高篇,竟不见及者,何也?倘不终弃,便中写示一二何如?鲁仲高掇少足,以舒其平日之郁抑,初拟会元而竟不可得者,命也。然亦足以自慰矣!其知情况,灵墟想能备述,兹不一一。鄙诗亦足以见近况,琼瑶之报犹有望也。切恳切恳!彭顿首再拜。隆池尊兄侍史,乙丑二月晦,谨馀。(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牋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4页下。)

●约在此年冬,作《致华麓尊舅札》:别来忽已八月,疾若顷刻。承手书至,若对颜面,极慰慰。图书、小楷旦晚谨上,不久负也。恭喜远寓宝林进修清胜。舍侄承挈,足切故人之情,但其资质不甚明爽,须百倍其功乃可耳。若果能此道,则何患不到圣贤地位。区区不及,作书与之,幸为我致此意。新刻一纸,伴函余情,沈道祯想能备述,兹不具,彭顿首。华麓尊舅先生。(《三希堂法帖》,中国致公出版社,1998年,第2041页。)

另数札,似亦作于此间:一扇写上,图亦明后日奉上也。因两日病目病齿,今早加以头痛,明日又有不可却之举。奈何奈何!廿七、八却望过我一谈,万万。彭顿首,华麓尊兄即状元。(清黄本骥辑《明尺牋墨华》卷一,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55册,第296页。)

诸委草草先上,乞献达川楼公,两日因病目病齿,不能出门,烦为我道意可也。送陆乔诗

写去，区区亦有一卷送之，题作《青山卧记》矣，俟吴中诸公赋后，却求书公作也。□□侯公贴选之后，一顿清完，当不负宿诺也，余惟相见乃尽。彭顿首，崦山尊兄先生。二月廿二日。

另一札与崦山：尊卷已令小僮送上，值公他往，竟尔持归，兹已复送上矣，幸见教为荷。大字写去，诗一时做不及，勿怪勿怪。二诗妙甚，《春游曲》大类杨炯《燕京篇》，似宾王。区区两日病体，亦不能支持，且皆作苦，殊无好怀。若点选已过，幸移玉敝馆一谈，何如？一别相会，未可期耳！切恳切恳，彭顿首，崦山尊兄先生。（出处同上）

约于此年作另一札：来书新闻，甚妙。但冬寿往来，不知在我家或尚在半江家。一不明白，老查受清气，不知是何？老查或□、或敬、或何事。二不明白，苏、常三推其一，不知是镇是松，所考生员，几人所预，或小儿辈得预否？三不明白，图书既云揽之者众，何幸见及区区，足见作成之意，一笑一笑。承惠银两钱，何屑屑如此。本不当受，但官虽已升，犹是学中手段，无有不纳者，乞恕之余，俟再悉不备。彭附告。（《三希堂法帖》，中国致公出版社，1998年，第2041页。）

●此年擢为北京国子监学录，有《初转成均学录是同僚诸公》诗。大概此年文彭以石鼓文拓片赠欧大任，欧大任《书石鼓文后》：“先考修职府君有《石鼓帖》，得于张尚书泰者，是国初物。家遭回禄，此帖不存。嘉靖末，余入都，始见石鼓。博士寿承拓以见遗，纸墨颇精，然视昔年被烬者，远不及。万历初，余官太学，再拓，又已缺一字。”（《欧虞部文集》卷十九，《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7册，第243页。）

按：唐时石鼓原石放置在凤翔县的孔庙中。五代之乱后，原石散失。宋朝初年在民间寻获一石，然已被人截去上半，改凿为白。宋大观年间将石鼓文搬到汴京的太学里，后移入宫中保和殿的稽古阁。靖康之乱，金人攻破汴京，劫

掠原石北运。元代皇庆年间移置国子监，明清两代石鼓一直放在北京国子监内。

●此年，有致无锡华世禎一札：“彭顿首，书奉西楼世契长兄先生。别来忽忽又已五年，怀思之情未尝少置，先君下土又承枉驾墓所，非通家之谊何以有此计！兄今年八十有四，每于豫庵处询知动静安好，深慰远怀。昨得高阳六月望日之书，亦甚安。适寄惠银二钱，乃大锭之边，亦可喜也。一笑一笑。区区冷淡如昨，所谓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无足为道也。明年亦已七十矣，归期尚未可卜，如何如何。”（此为华氏后人捐赠无锡博物院藏，见《书法》2013年第10期。）

●书《闲中即事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五月至八月，文嘉奉命清点严嵩钤山堂所藏书画。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后跋：嘉靖乙丑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之旧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免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篋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蹠玉躩间也。隆庆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书于文江草堂。（《丛书集成新编》，第50册，第649页。）

●十月二十日，有致钱叔宝一札，此札亦提到文嘉在清点严嵩所藏书画之事。札云：久不得足下书，极深怀想。昨小儿书来，说五月廿九托寄一书，至今尚未见到，不知所托何人，便中幸写来知之。昨顾昉穀收得徽宗所画《赤栏鸂鶒》，甚奇甚奇！其绢高二尺二三，阔五尺，止于东南角作一赤栏，两鸂鶒栖于其上，其右写三、四百字文一篇。其余若马和之《诗经》、马远二幅，虽皆精，不足为奇也。又曾见赵松雪画《宁戚扣角图》小幅，枯树淡墨，全学王维，惜索价太高，不可得也。其柳公权《金刚经》是摹碑中本，所有千文，传郑元祐题识，颇不佳。舍弟



昨有书来,说严家诸物,但题跋多者俱不惬意,盖题识亦不足凭也。兹因人便,草草附此,殊不能尽。彭再行,叔宝老弟足下,乙丑十月二十日虚左。(陶樾《红豆树馆书画记》卷二《明吴下名人与钱叔宝尺牋墨迹》,《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208页。)

●《明清书法遗珍》收有文彭致陆师道一札,约写于此年:既已外补,想不入部矣!一、二日间面谈也。昨刘玉桥来,高阳书中动问起居,若有便,能写一简附去何如?残简领惠何其多也,感谢感谢!陆元洲九月二十六日到任,十月廿四日作郎中考满,今已回家,来期想在春初也,并此附闻,彭顿首。(《明清书法遗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 1566年 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 70岁

●春二月,作《如万顷波》印,边款:嘉靖丙寅春二月,篆于玉兰堂。(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

●在北上舟中跋家藏王献之《地黄汤帖》(唐摹本):右唐摹晋王献之《地黄汤帖》,盖先曾祖汉学龙游得之于一士夫之家,传之先君,未尝轻出以示人,偶于王雅宜谈及二王名迹,先君云:“目中所见,若《眠□□帖》,后有赵文敏款识,是《豹奴帖》之半及《月半帖》,又见献之《鸭头丸帖》皆绢素,惟《袁生帖》是纸书,差强人意,其余若黑□鸦□,此事割□,皆不足道。惟此卷双钩廓填,笔法精妙,可谓毫发无遗憾矣!米南宫所谓下真迹一等者也。雅宜每至,必索出展玩,先君见其爱甚,因而赠之,雅宜物故,又复流落人间,余复购得。嘉靖丙□,北上携以自随,题于清河舟中。三桥文彭。”

按:此题跋落款“嘉靖丙”后缺一字,考文彭提及“先君”,则当在其父文徵明逝去的1559年之后,文彭卒于万历元年(1573),这中间唯有嘉靖丙寅符合。文彭此时也经常奔波于南北两地,与他行踪亦相吻合。

●作楷书《广川书跋》。(黄尝铭《篆刻年历》。)

●跋文徵明《花游图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三月,楷书《千字文》一册,款识云:“嘉靖丙寅三月庚子书,病目未明,殊不成字,览者幸亮之,文彭时年七十”。册计十三幅,素笺乌丝阑本。(《石渠宝笈》卷十一著录,图版见萧凤主编《中国传世书法集》第五卷,线装书局,2002年,第50页。)

●三月十六日,作隶书《胡笳十八拍》和仇英所作《文姬归汉图》合为一册。款云:“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寅三月十有六日,雁门文彭。”钐朱文“国子先生”印。(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94页。)

●仲夏,为尤叔桡跋《赵孟頫法书名画册》:松雪翁胸次潇洒,每每喜弄笔,于幽窗净几间,时写古人名言妙句以自适,其兴致可想而知也。片楮只字,珍藏什袭者不可胜纪,若此十八帖是已,虽大小不齐,残编简,而种种臻妙,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佛者也。尤君叔桡,既刻小楷《赤壁赋》,而复以此附焉,诚可谓之合璧矣,丙寅仲夏寄来京师,漫题而归之,衡人文彭。(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六月,欧大任赴江都县学训导职。(《欧虞部文集》卷八。)

●七月三日,在京跋王震川所藏文徵明《衡山居竹图》:“右居竹卷皆吴中一时闻人,为海宁王君作者。王君不详为何人,观其绢素精好,交无杂宾,亦可尚已,不知何缘流落京师。震川先生得之,先生雅好种竹,而亦姓王,亦可以为奇矣。偶携过敝寓,因叹物之得其所归,而卷中诸人震川所交半,时一展玩,殆若为震川而设者。题此以寄岁月,盖自戊子至今已三十九年,又不胜存没之感于诸公也。嘉靖丙寅秋

七月,三桥文彭书。”(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七月晦日,为袁永之作隶书《长恨歌传册》,款云:“乐天《长恨歌》清婉凄绝,当时秀才陈鸿复为作传以记之,又称合作。袁永之索余分隶一过,予笑谓:子建《洛神》,大令为书数十本,是为千古三绝,予书何得附黄绢幼妇之例?第令白家樊姬见之,不掩口足矣。嘉靖四十五年七月晦日,雁门文彭识。”(葛金娘《爱日吟庐书画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411页。)

●秋分前一日,为朴翁先生刻《胸中一点分明处,不负高天不负人》印,款云:“秋分前一日为朴翁先生寿,文彭。”(《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御书房藏一《九峰歌二十韵题文彭刻冻石砚山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079册,第249页。)

●初冬,为沈近川作草书《古诗十九首》,落款:“嘉靖丙寅孟冬穀旦,为近川沈君书于燕台借适轩,文彭。”(《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3册,文物出版社,第108页。)

●此年,华亭陆树声主南京国子监,自号十砚主人。(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77页。)

●彭年(1505-1566)卒。

●约在此年,致中山工部札:“远别无以为情,小画一幅,聊将薄敬,幸笑留万万。文悦亦欲南还,想不以一人嫌也。陆文泉抄书,幸与饭食,馀事不可托者,并乞知之。文悦不欲扰厨传也。草草不尽,彭顿首,中山工部尊兄先生。”(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8册,第61页。)

1567年 隆庆元年 丁卯 71岁

●四月,跋上海顾从义翻刻本阁帖:“《淳化阁帖》,其详备载《南村辍耕录》,在当时已难

得,况今日乎!余白首止见两本,其一在荡口华氏,而阙第十卷,其一即此本也。皆有银锭擱痕可证,比世所盛传泉州本,相去远甚。吾友孙志周备加考索,作《释文考异》,其间点画结构稍有讹处,必为之注释。然亦未得见此本,据其驳证,则此本盖无恨矣。汝和久有此志,一旦从潘氏借樵,凡阅四年,始克成帙,亦可以为难矣。然使淳化祖刻复流人间,不亦快哉!有志书学者,得此则它帖可以尽废矣。余亦尝效劳其中,因书卷末以识。而刻之者,则吴人吴鼐也。隆庆元年四月朔,长洲文彭书。”(容庚《丛帖目》第1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第16页。)

●八月,作《仿宋四家法书卷》(纸本):苏、黄、米、蔡宋四大家,然其源皆出于钟王,稍变面目,便成体裁,然人知爱此四家而不爱钟、王,何也?余每为此论,人虽信之,而不能易其所好,岂雅乐终不能及新声,奉不意仲敬亦有此清,一笑。复为之执笔,他日仲敬到钟、王地位,当盖信吾言而弃此矣。隆庆元年八月丁癸日书,三桥文彭。(嘉德2006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书《卢仝茶歌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十月,书《春兴二首》呈沙塘户部先生:“帝里逢春春可怜,五云楼阁丽中天。御沟花落流渐尽,琼岛云飞海日悬。风度汉宫银刻箭,香生南陌翠花钿。无由暂醉金钱会,零落东风又一年。绮陌尘香鞞露斜,东风早晚遍天涯。建章晓色千门柳,上苑莺声万树花。细草生香消积雪,新波浮玉丽晴沙。武陵少年争驰逐,独是羁人转忆家。春兴二首,呈沙塘户部先生览教。隆庆元年十月,文彭。”(潘正炜《听帆楼书画记》卷四《集明人小楷扇册》第六幅,《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855页。)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 唐寅“六如居士”之别号与禅悦生活

黄 泳

在传世唐寅的绘画或者书法作品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唐寅在落款后会钤上一方大大的朱文方印:“六如居士”。另外,还可以看到“禅仙”、“唐居士”、“逃禅仙吏”之类带有佛教色彩的印章。然而,唐伯虎晚年一首言志诗却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种颇有点前后不一的矛盾,引人思考:唐伯虎对佛教究竟抱有怎样的观念、态度,或者信仰,亦即六如居士之名与实究竟如何?



逃禅仙吏



六如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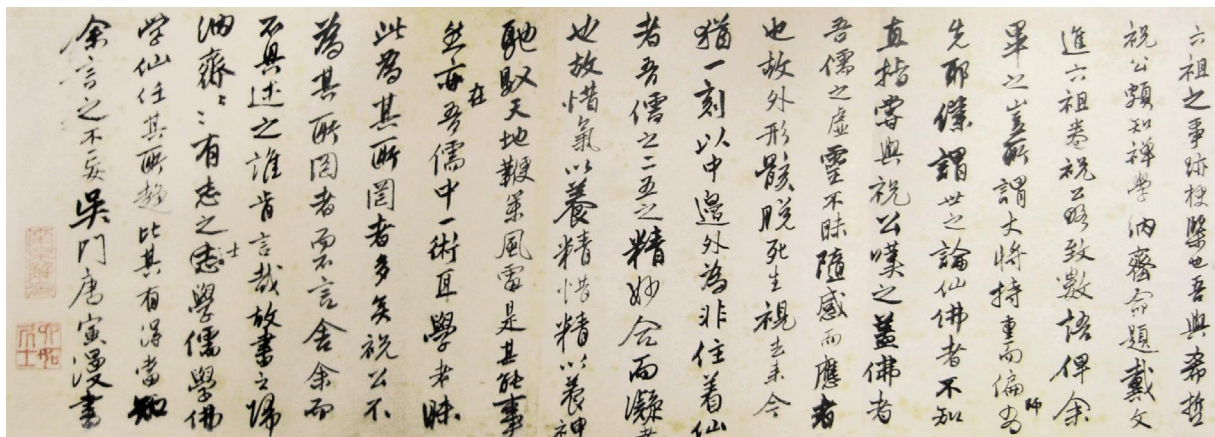
佛教早在东汉即已传入中国,东晋南朝时期,逐渐成为渗透到中国文人士大夫主流文化阶层,文人士大夫对佛教信仰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慧远的时代,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山水理论家宗炳就曾著《明佛论》表明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人完全这样去实践自己的真诚信仰毕竟是

少数,由于佛教与中国老庄玄学不无相通之处,他们更多是对深奥玄妙的佛教义理更感兴趣,甚至用佛教思想去完善自身儒家的理论结构。而这种兴趣,具体表现便是禅悦之风的盛行,尤其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建立南宗“顿悟”禅之后。

所谓“禅悦”,即进入禅定境界中,人所获得的身心安然愉悦之感。禅悦的内容主要包括:从佛法尤其是禅理中寻找精神解脱;往来名山古刹,与禅僧交游,参禅说玄;将禅理溶化到诗文和生活中去等。《维摩诘经·方便品》说,维摩诘“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维摩诘是印度著名的大乘居士,深入“不二法门”,主张在家行禅,“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中国士大夫崇尚禅悦的典范。如下我们不妨便按照禅悦的内容看看唐伯虎与禅悦的关系。

其一:从佛法尤其是禅理中寻找精神解脱。根据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的说法,“子畏罹祸后,归好佛氏,自号六如,取四句偈旨”,即唐伯虎在遭遇科场案后,开始启用“六如居士”一号。所谓四句偈旨,即《金刚经》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唐伯虎对于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体现在他的一首《醉时歌》中,其中有句云:





辽宁省博物馆藏唐寅跋戴进《六祖图》卷(局部)

地水火风成假合，合色声香味触法。世人痴呆认做我，惹起尘劳如海阔……诸行无常一切空，阿耨多罗大圆觉，一念归空拔因果，坠落空见仍遭祸。禅人举有着空魔，犹如避溺而遭火。说有说无皆是错，梦境眼花寻下落。翻身跳出断肠坑，生灭天兮寂灭乐。<sup>[1]</sup>

其中大义便是，世间之有为法皆是因缘和合，觉悟空却有不能执著于空。另外，他在与一位江阴朋友徐尚德的通信中，曾经说到“诵咒”之法，当是他学佛有得最明确的体现：

所云诵咒，其功效迟速在乎立心之精诚与怠慢，精进诚信，诵数十万遍，必有神验，若徒以戏笑之具，虽终身诵之，亦无益也。故佛家誓愿深重，道信力精专，儒家至诚无妄，皆欲一其心神，使不散乱也。然尤欲诵咒者，感通天地，莫先乎声故也。<sup>[2]</sup>

明代文人立论，往往佛道儒三家杂糅，唐寅此论“诵咒”之法固然不免。然而我们知道，唐寅毕竟参加科举考试出身，是八股文的高手，从他目前流传的科举制义中<sup>[3]</sup>，我们看到他对儒家经典相当熟悉，对儒家伦理和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在《解惑歌》中说道：

学仙学佛要心术，心术多从忠孝立。  
惟孝可以感天地，惟忠可以贯金石。  
天地感动金石开，证佛登仙如芥拾。<sup>[4]</sup>

这里的意思，即学佛需要以儒家之忠孝仁义为根本，这是颇具现实意义的。现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戴进《禅宗六祖像》，当时即为徐尚德所藏，卷后有唐寅和祝允明为他所写跋尾，唐寅曰：

吾与希哲祝公颇知禅学，纳斋(徐尚德号)命题戴文进六祖卷，祝公略致数语，俾余毕之，岂所谓大将持重而偏师尚先耶？仆谓世之论仙佛者，不知直指，尝与祝公叹之。盖佛者，吾儒之虚灵不昧、随感而应者也。故外形骸、脱死生，视去来今犹一刻，以中边外为非住着。仙者，吾儒之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故惜气以养精，惜精以养神，驰驱天地，鞭策风雷，是其能事，然亦在吾儒中一木耳。学者昧此，为其所罔者多矣。祝公不为其所罔者而不言，舍余而不具述之，谁肯言哉。<sup>[5]</sup>

其中唐寅自称“吾与希哲祝公颇知禅学”，但他最终甚至也像宋儒那样，完全从儒家的角度去看佛教的思想，在他看来，儒学是统摄其他二学的根本。据此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而是对佛教与本土哲学的相通之处感兴趣。

其二：往来名山古刹，与禅僧交游，参禅说玄。唐伯虎科场案前后，曾多次远游，祝允明说他“放浪形迹，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

天台、武夷,观海于东海,浮洞庭、彭蠡。”这些地方自然不少名山古刹,但目前唐寅与这些地方的禅僧交往资料阙如,无从考证,倒是在苏州,文献记载可见唐寅与禅僧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例如正德三年(1508)唐寅曾经与文徵明、吴奕等雅集城中竹堂寺,唐寅与禅僧古石说法、参问不已,文徵明自愧不懂,赋诗纪念:

偶向空门结胜因,谈无说有我何能。

只应未灭元来性,云水悠悠愧老僧。

明代,地方文人士绅与寺院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文人凭借其文笔和誉望为寺院撰写寻求民间赞助的疏文。唐寅曾经为寒山寺撰写《化钟疏》(手稿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曰:

木铎徇于道路,周官所以警其顽愚;铜钟司其晨昏,释氏所以觉夫灵性。解魔王之战斗,上振天宫;缓众生之悲酸,下闻地狱。所以提婆尊者现神通而外道无言,本寂禅师悟真筌而古德赞颂。实名法器,厥号大音。本寺额号寒山,建始普明。殿宇粗备,铜钟未成。月落乌啼,负张继枫桥之句;雷霆鼓击,愧李白化城之铭。今将鼓洪炉以液精金,范土泥而铸大乐。举兹盛事,用叩高贤。增壮山门,惟祈乐施。启千门之晓,潜蜚皆兴;夙万户之昏,鱼龙尽息。庄严佛土,利益人天。慧日增明,福田不薄。以兹疏告,仰冀垂明。偈曰:姑苏城外古禅房,拟铸铜钟告四方。试看脱胎成器后,一声敲下满天霜。

现在寒山寺走廊铜钟不少,当时则得来不易,唐寅此文词藻联翩,当具有很好的号召力。另外,他还曾为治平禅寺撰写《造竹亭疏》以化缘,寄风雅于净地。甚至他还常常和能诗的僧人倡和写诗,讨论诗律问题。<sup>[6]</sup>

至于将佛教禅理溶化到诗文和生活中去,这确实是唐寅实践禅悦的重要方面。例如在诗文书法上,明弘治十八年(1505)春,沈周发起的著名的《落花诗》倡和中,唐寅所和,其中运用佛教的典故比比皆是,例如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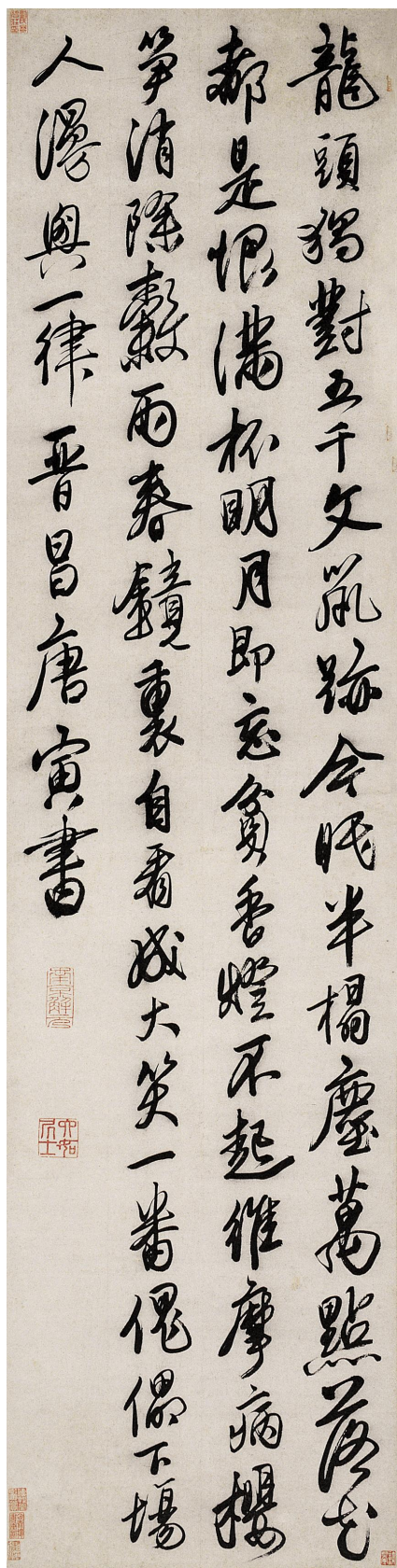
花开共赏物华新,花谢同悲行迹尘。

可惜错抛倾国色,无缘逢着买金人。

凄凄爱水衫前泪,渺渺游魂树底春。

一霎悲欢因色相,欲从羽调忤痴嗔。

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节律之运化,在这里,唐伯虎在尾联中将其比附为佛教幻灭的意象,自然切当。又如苏州博物馆藏



唐寅 龙头诗 苏州博物馆藏



自况诗中,唐寅便直接以禅悦之典范维摩诘自比云:

龙头独对五千文,鼠迹今眠半榻尘。  
万点落花都是恨,满杯明月即忘贫。  
香灯不起维摩病,樱笋消除谷雨春。  
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

禅悦反映在绘画方面,除了文献著录所见唐伯虎佛教题材的绘画和题跋外,在反映文人



唐寅 虚亭听竹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日常隐居理想的绘画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端倪。例如辽宁省博物馆藏《虚亭听竹图》轴,画水边屋中高士抱膝坐于蒲团之上,作凝神观书之状;屋前一童正踏桥捧书而来。画面令人有潇洒出尘之想,而题诗则更似乎蕴

着淡淡的禅意:

虚亭林木里,傍水着栏干。  
试展团蒲坐,叶声生早寒。

可以说,唐寅的生平遭遇,使得他自然对佛教有着名义和思想上的倾向。但就大体而言,应当认为,尊崇唐宋以来禅悦之风,则是他落拓不羁的实际生活的一个方面。明此大义,我们就可以明白唐伯虎曾经有一幅以“六如居士”为题的画像,为何当时朋友圈曾经以不同方式来解读:

现居士身,在有生境。作无生观,无得无证。又证六物,有物是病。打死六物,无处讨命。大光明中,了见佛性。沈周赞。

请问六如,六如何居?书如伯喈,文如相如,诗如摩诘,画如僧繇,气如湖海之豪,貌如山泽之癯。若夫禅家六物,吾不知其所如矣。无乃得居士之粗者欤?王鏊赞。

此居士非仙而有仙之风,非禅而类禅之属。孰以金茎露涤肠?孰以玉壶冰换骨?孰饮以天河之水?孰饲以蓝田之玉?故能摹天地之精英于文章,垂金石之声华于简牍,然则虽千载而不朽可也。胡为乎有所谓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者六耶?张杰赞。<sup>[7]</sup>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4]《唐伯虎全集》卷第一,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2]《唐伯虎全集》补辑卷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502页。

[3]《唐伯虎全集》卷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

[5]《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五,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6]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与象圆社长”一札,请教评论诗律造诣的境界。

[7]《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明诸贤题唐六如像册》,《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111页。



# 松下清斋陆氏事迹考

李 军

有清一代,吴门艺事之盛,烜赫于江南,赏鉴品评之风益振,鉴藏之家蔚起,著名者若朱之赤、陆时化、繆曰藻、毕沅、毕沆等,事迹见于史志、随笔,并有藏目传世,名播于众口。然亦有藏弄与诸家相埒,而名不彰者,池上书堂蒋春皋、松下清斋陆谨庭两家是也。

蒋氏之名,见于钱大昕、黄丕烈、钱泳诸先生日记、题跋中,均称其别号春皋,仅翁方纲致李宗瀚书札谓其名“元城”,陆氏略与之等。嘉道以后邑志,陆氏止列名“选举”一门,余无所见。至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上艺术列传,始引《耕砚田斋笔记》云:“陆恭字孟庄,号谨庭。吴县人。乾隆庚子孝廉。点染花卉,读书嗜古,精鉴赏,收藏古帖名画。嘉庆年卒,年六十。”凡四十一字,述其生平殊简略,且记其卒年六十,颇乖事实。潘遵祁《须静斋云烟过眼录序》云:“外大父谨庭先生为吴中艺林正法眼藏”,足见昔日声名之盛。而今人沈津《翁方纲题跋书札集录》<sup>[1]</sup>、万君超《读碑赏帖札记》<sup>[2]</sup>、丁小明《从三松堂到须静斋——清中期苏州贵潘书画鉴藏活动发微》<sup>[3]</sup>、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sup>[4]</sup>等,咸以陆氏为王文治女婿,以致谬种流传。兹以陆氏《自订年谱》为主,勾稽其生平,考订其收藏事实,以俟同好。

## 一、陆恭之家世生平

自乾嘉以来,虽然潘奕隽《三松堂集》中收入所撰《例授文林郎庚子科举人拣选知县陆君墓志铭》,但对陆恭家世、生平之记录,寥寥可数。清代数种《苏州府志》中,陆氏仅列名于《选举志》,直到民国《吴县志》始有小传二行,简略之外,更多讹误,因此顾廷龙先生在为合众图书馆传抄本《谨庭老人自定年谱》作跋云:

清乾隆、嘉庆间,吾吴陆氏松下清斋抚刻碑帖既富且精,驰誉海内,至今为人珍重。主人谨庭先生淹雅多艺,为乡里有数人物,而邑志仅于艺术转载四十一字,不太率略乎!一昨潘季孺内叔祖(睦先)携示先生自订年谱一册,曰:此昔日香雪草堂钞存者,未经刊行,乱后幸存,遂录副置行篋,子可为馆钞一本,以广其传。余受而读之,于先生之孝友诚笃,幼学精鉴,令人肃然起敬。香雪草堂为西圃先生栖隐之所,凡所钞书板格皆有此四字。某年藏书散鬻,自留若干种,此其一也。季孺为西圃幼子,今年亦七十矣。倩杨君秋盦传写毕,粗校一过,率记于尾。<sup>[5]</sup>

陆恭《自订年谱》素无刊本,目下所知有抄本三种:其一,藏于上海图书馆,为杨秋庵据潘

睦先过录香雪草堂本为私立上海合众图书馆写副,全本用合众图书馆绿格稿纸,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双对鱼尾。未有顾廷龙先生跋。

其次,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为王氏学礼斋抄本,亦据潘睦先藏本传录。全本用无格竹纸写录,每半页八行,行三十字。与《钱可庐传》合装一册。未有王欣夫先生题记。

其三,清光绪十年(1884)潘志万钞本,著录于《适园藏书志》,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书衣题“陆谨庭先生年谱。乙未元旦,潘志万谨署”,卷端首行题“年谱”二字,次行题“谨庭老人自订”。书前有翁方纲序,未有光绪十年潘志万跋。钤记除潘志万八印外,尚有“芹圃收藏”朱文长方印,可见此本后为南浔适园主人张钧衡之子张乃熊所有,至抗战中,由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央图收得之。

关于陆恭先世事迹,《自订年谱》仅记“吾家世居濠南康履桥之雁宕西庐。雍正癸丑岁,曾祖考湖西府君移居高师巷芳溪别筑”。潘奕隽撰《墓志铭》称:

先世朱姓,九世祖讳孟,以舅氏姓游庠,因世为陆氏。高祖秉圭考授州同知,曾祖纯锡吴庠岁贡生,候补教谕。祖观潜,长庠岁贡生,候补教谕。父字丰,乾隆壬申恩科举人,候补知县。<sup>[6]</sup>

翁方纲为《自订年谱》作序亦云:

陆氏本系朱姓,明旌孝子讳颢,君族祖也。九世祖讳孟,以舅氏姓游庠,始姓陆。高祖封奉政讳秉圭,曾祖赠朝议候补教谕讳纯锡,祖赠奉直候补教谕讳观潜,父即用知县孝廉公讳字丰。<sup>[7]</sup>

所记略同,陆恭高祖陆秉圭在其出生前就已去世。曾祖陆纯锡(1674-1760)于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移居高师巷,直至为陆恭娶妻后方去世。祖父陆观潜(1694-1771),好藏书,南京

图书馆藏明刻本《困学纪闻》经其校跋,并有《陆端门自订年谱》稿本传世。此稿用乌丝栏稿纸,每半页十行。钤有“孝行之门”、“臣彭棣高”、“荫福堂印”、“东山樵”、“蘅香草堂”、“彭叔华藏”等印。谱后有自叙(即作志铭)、豫嘱(即同遗嘱),自叙云:

潜上世朱姓,世居葑门外,自千四公而下五世,至明成化间旌表孝子坦斋公(灏),九世祖也。野航先生性父公(存理),八世伯祖也。信甫公(存忠),八氏祖也。自正德间七世祖爱竹公(孟),以外祖陆公姓入泮府庠,遂后外租,迁居南濠。南濠陆氏自公始,国子监生凤竹公(九皋),六世祖也。冠带耆儒如竹公(宏),五世祖也。崇禎间,旌表孝子私谥纯孝先生、皇清敕赠儒林郎苍筠公(含章),本生高祖也。长洲文学季美公(天理),高祖也。例赠儒林郎而久公(文昭),曾祖也。考授州同知、赠奉政大夫左陶公(秉圭),吾祖也。府庠岁贡生、候补训导、诰封奉政大夫湖西公,吾父也。<sup>[8]</sup>

从《陆端门自订年谱》可知陆氏自明以来之世系,较陆恭《自订年谱》为详,潘、翁等所述,或即取资于此。陆恭之父陆宇丰(1715-1776),字驭平,配徐氏。陆恭生时,年二十六岁。

陆恭字孟庄,号谨庭(一作董庭)、绿扶。乾隆六年(1741)正月十二日寅时,生于高师巷芳溪别业。六岁入家塾,受业于沈湘盛。十岁诵诗,识四声。次年,从高宾谷读《易》。十四岁,从李庾梅受业,三礼三传、史汉八家,依次卒业。次年习帖括。十七岁,应县府试。二十岁,娶妻顾氏(1743-1795),为昆山顾若霖(字雨时,号懿儒、乐幽居士)女孙、顾自名(字明善,号复庵)次女。成家后,分居鸚鵡里孝友堂,乃张氏旧第,中有古松一株,扶疏畅茂,龙鳞夭矫,涛声时作,与狮子林五松同为百年之物。因名曰松下清斋,盖截取王摩诘《积雨辋川庄作》“山

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一联语也。孝友堂、松下清斋两额，为梁同书所书。鸚鵡里新宅，除孝友堂、松下清斋之外，尚建有四梅阁，储宋人扬补之《四梅花卷》，其额为刘墉手题。同时构容巢，自书额，潘奕隽题赠楹联。又有乃吾庐，其额出于翁方纲之手。

他一生科考不利，年四十始中举人，数上春官皆未售。曾祖、祖父、父亲陆续去世后，老母在堂，遂绝意仕进，退居林下三十余年，以奉养老亲、抚育子弟为己任。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初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据潘世璜日记，“九月二日，至孝友。外舅患喘逆颇剧。方饭半盂，遂辍，犹令雅安取岸上黄鹤山樵竹石小幅见示。上题绝句四首，笔墨简淡。又见扬补之《梅花卷》，为范伯端作。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凡四幅。各题四词，并书于后。书、词、画可称三绝。后有柯丹丘追和四词，并工绝。系宋商丘故物。外舅云，以二百八十金得之外家顾氏者，盖神品也。”<sup>[9]</sup>此为陆恭临终前犹痴迷收藏之真实写照。

关于陆恭的婚娶，据《谨庭老人自订年谱》记载，顾夫人去世后，并无续娶之事。所以讲他说成“王文治女夫”，从陆、王两人墓志及其他资料看，都没有任何证据。有关其外家顾氏最直接的材料，就是陆恭于《越州石氏楷帖》所作题跋：

岁庚辰，余为馆甥于武陵，外舅复庵先生（讳自名，字明善），出示此《黄庭》、《乐毅》、《像赞》、《洛神十三行》、《曹娥》五种。余始识石氏原本，询所由来。知外舅尊甫可潜先生（讳霖，字雨时，晚号不缙道人，博学多闻，搜访法书名画、宋刊书籍。复庵公继之。藏古之名，闻于吴郡），与《隋启法寺碑》（丁道护书。结字遒紧，锋颖毕露，六朝书中另是一格。欧、赵二录尚载此碑，以后志金石者阙如。恐古无二本）俱得之何氏后人。《乐毅论》首行下角朱书细

字，犹义门先生笔。而签题一十六字，则可潜先生笔也。武陵藏诸三世。岁癸丑，余以厚值归之。<sup>[10]</sup>

时在嘉庆四年（1799），顾夫人去世四年之后。按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年秋，他与顾夫人成婚。生子一人，即陆濬（1763—1817），贡生，官至布政司理问，先其一年卒。娶妻章氏，章德培之女。孙二人：长仪，布政司理问；次佑，嗣侄陆沅后。孙女二：长适谢传熙；次归潘曾彦。女一人，归好友潘奕隽之子世璜。胞弟陆华之第五子陆沅（1777—1807，字甫元）出生后，其母徐氏即卒，顾夫人抚之如己子，性喜收藏，颇似谨庭，可惜不幸英年早逝。唐寅《黄茅渚小景》引首后，有叔侄二人印记，是其一证。

松下清斋富于收藏，王欣夫曾在《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中《谨庭老人自订年谱》加以汇总：

间及所藏所见精品书画，如欧阳文忠公书《集古录》，朱文公《论语集注》草稿，鲜于太常书杜诗，赵文敏《千文》、又《李太白庐山观瀑图》、元人写诸葛武侯遗像并赞、文衡山兰竹石卷、郑所南画兰，书籍如吴匏庵手钞米襄阳《砚史》、苏注《道德经》、朱野航手钞《珊瑚诗稿》、《野航杂钞》，朱竹垞手校徐炯《五代史补注》、何义门评《文选》、《四子书讲义》、《前》、《后汉书》、《水经注》及诗文手稿。而碑帖剧迹尤多，如宋拓《石鼓文》、《夏承碑》、《隋启法寺碑》、越州石氏《黄庭》、《乐毅》、《像赞》、《曹娥》、《十三行》五种、《虞恭公碑》、宋游丞相家藏《兰亭》、《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柳州罗池庙碑》、碧玉版《十三行》、南唐《升元帖》、大字《麻姑仙坛记》、《论坐帖》、元拓《唐张司直元静先生碑》、颖上《黄庭》、《鲜于府君志铭》均略附考据源流，然于所藏犹未及什一。毛际臻《一亭考古杂记》云：“郡城陆氏家世书香，簪纓

累叶。谨庭表伯秘阁多藏，精鉴冠一时。翰墨古器，皆亲自检点，不灰观赏。然遇俗客，辄挥斥不少贷。自大雅云亡，而星驰雨骤，浸为贸利之场。所藏扬补之画梅卷，仅二尺许，题诗数家而名重，至数百金争购之。又赵子固画兰，亦三尺许，有题诗，而价亦百金，弗敢望也。元杨竹西照，有倪云林补景题诗，此卷由浙入吴，亦百余金，今仍归浙。后乃得云林小照立幅，颇不昂，即师子林景，王绛画，有张伯雨题，极精雅，余珍如拱璧”云。述松下清斋聚散之由，有足感也。<sup>[11]</sup>

但因陆氏慎于著述，即其旧藏之物中，多只钤印而已，题记则极少。仅有《谨庭老人自订年谱》一种以抄本传世，故极难得。

陆氏常用印有“陆恭私印”白文方印、“陆氏孟庄”白文方印、“陆恭清赏”白文方印、“平原伯氏”朱文方印、“恭”朱文方印、“谨庭秘玩”朱文长方印、“松下清斋”朱文方印、“松下”朱文圆印、“董庭”朱文长印、“董庭”白文长印、“陆董庭氏审定名迹”朱文长方印、“东吴陆氏鉴藏”朱文长方印、“神”“品”二字朱文联珠方印等。

## 二、陆恭之交游

陆氏科第未显，而以收藏名于世。潘奕隼在《墓志铭》中称其“精于鉴古，法书名画、汉鼎秦碑，过眼辄辨时代，一时名流硕彦喜翰墨者如覃溪阁学、梦楼太守，无不倾倒于君也。”当时交游诸家，除翁方纲、王文治外，尚有黄易、宋葆淳、奚冈等，皆一时名家。兹选取翁、黄、王等数大家略作考察，以窥其一斑。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著有《复初斋诗集》、《文集》、《两汉金石记》等。乾嘉间以金石学著名，与黄易并称。据《谨庭老人自订年谱》前嘉庆十年（1805）翁氏序云：

陆君谨庭以乡、会试五至金台，屡过予舍。予性喜金石文字，陆君鉴藏法书名画，考订精确，相见恨晚。每翦烛淪茗，亶亶忘倦。乃廿年契阔，虽鱼雁时通，憾当时未倾吐生平也。<sup>[12]</sup>

在《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中，提及陆氏所藏碑帖有宋拓《夏承碑》、《化度寺碑》两种，两者后具归李宗瀚。翁氏跋云：

右三十字，据虚舟先生双钩本补摹。……吴门陆谨庭兄藏原拓宋本，爰为摹补。<sup>[13]</sup>

可知他曾据陆氏藏本补摹缺字。

翁方纲一生致力于《化度寺碑》的研究，所经眼宋拓二十余本，皆有题跋。沈津《翁方纲年谱》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翁氏有《辛丑二月，吴门陆谨庭说去年冬于其里人吴澂静川斋头见〈化度碑〉，才三页，后有陆深、胡纘宗二跋，即弇州所得徐文裕家藏本也。予既闻是本尚存，再用后村韵记于予藏本尾》一诗。但据陆氏《年谱》，谨庭见此拓本在嘉庆五年（1800），并称“王梦楼、翁覃溪亦志跋焉”<sup>[14]</sup>。翁氏曾函托陆恭将松下清斋双钩一本：

再奉恳者，乞将尊斋所收弇州之《化度》，有陆文裕跋者，奉恳觅匠用油纸双钩一本惠寄，其有泐处，亦悉依之。若得将令友蒋君处所有弇州第二本亦双钩一本，并以惠寄，尤感尤感。弟当有以奉酬耳。弟于此碑思欲穷各本之原委，故敢妄陈奉读。<sup>[15]</sup>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收录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致陆恭书札七通、稿本《复初斋文集》内书札三通。上图所藏，其一为借东阳本《兰亭》，另二通为陆氏在京时，翁方纲邀其雅集之便条：

屡谋邀话，至今鹿鹿未遂，诚恐移入内城之期太近也。敢恳先借东阳本一鉴赏。余容晤颂，藉候日祺不备。

其二：



请兄十七日午间见过，看定武《褰帖》，并又有一《化度》宋本也。

其三：

廿四日花下品隶，愿兄午前早候鉴定一切，伏惟教益，恕不速。<sup>[16]</sup>

上文翁氏书札所言，陆氏藏宋拓《化度寺碑》，后为李宗瀚“临川十宝”之一，近年现身拍场，今藏香港林氏近墨堂。册内有翁方纲书札一通，为《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所未收，可与前札相印证：

王元美《弇州山人续稿》一条云：曾得《化度碑》一本，仅二百十九字，徐文裕公所藏，后有陆詹事子渊、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数行精甚云云。昨闻吾兄说，于贵乡某君斋中所见者，必此本也。乞兄将收藏之家姓氏别号、里居斋名，并其神气视弟本如何之处，详写一纸，弟将录于自藏本内，欲使天下旧本精灵会合耳。<sup>[17]</sup>

此又与上海图书馆藏翁氏第八札相连属：

去年令嗣孝廉公事北上，得札通问，此后鸿便无因，渴怀逾甚。蒋君所藏《化度》，去年已托友借至京，略跋其概，寄还之矣。而尊斋所藏《化度》，前承惠为精钩一本，已不啻亲见矣。倘得明春因令嗣君北上之便，得于行篋借此《化度》（陆、胡二跋者），并尊藏旧拓《皇甫》、《虞恭》并越州石氏《晋唐楷刻》一观，千里神交，当更形诸笔记，为松下清斋传此墨缘颊毫神韵耳。<sup>[18]</sup>

从拓本中翁氏又跋云：“谨庭先生既惠为双钩此本以见寄，今又借赏二句，印合赞颂，信墨缘也。”<sup>[19]</sup>可知，陆恭又将原拓本借予翁氏阅览。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陆氏曾以何焯钩摹本《化度》寄赠翁方纲，可见交谊之深。

翁氏除向松下清斋借阅藏拓之外，还介绍好友吴荣光（1773—1843）到苏州拜访陆恭，据《谨庭老人自订年谱》，时在嘉庆十四年

（1809）：

夏，吴侍御荷屋过苏府，持翁覃溪手札访予，同阅武林外舅所藏《隋启法寺碑》。予馆甥时，常置案头，审其笔淬厉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何义门先生旧物也。……至是得一再见，爰双钩两本，以赠翁、吴。<sup>[20]</sup>

吴氏所持之札，今存上海图书馆：

敬候谨庭先生尊兄近禧。数年来未敢读启，伏惟道体保爱精神为祝。兹因吴侍御（名荣光，号荷屋）南游，夙慕雅范，特来候谒。吴荷屋博鉴嗜古，倘得进而奉诲，望为指授一切，或有度藏妙品可出示者，如令亲处丁道护《启法寺碑》，纵不能购得，或可谋借数日，一双钩否？尊藏《越州石氏帖》久已他寄，然弟近撰《帖考》，不识《石氏帖》内海字本《乐毅论》，可即今所行停云本之不全本所自出否？如尚可追寻一借查，则幸甚。不然，亦欲知其本今在某处，或可觅访否。琐读，诸祈鉴察不备。弟方纲顿首。五月二日。<sup>[21]</sup>

吴荣光本想购买《启法寺碑》，但未能成功，只获得双钩本。翁方纲获悉后，又介绍李宗瀚来购求：

前于吴荷屋侍御南归，道出吴门，曾肃札奉候。闻其已见丁道护《启法寺碑》矣，但未成购耳。今江右李春湖宗丞久闻此碑之名，欲得一见，属弟专札恳商，不知令亲处尚可缓颊代一议条否？如有可商之机，则此物在吴门令亲处，久封篋笥，必思腾光而出也。李宗丞令亲孙君在贵处经理生业，非暂来去之游客可比，务求我兄据谊一为尽力谋之。俾丁道护精神早自发越于苏斋左右，弟亦必有诗篇记之，颂大雅之垂惠，无有既极。<sup>[22]</sup>

在《越州石氏楷帖》册内装有翁氏致李宗瀚书：

《方圆庵记》收到，容细看，跋就奉缴。



松下清斋图

昨所说吴门陆君藏帖，今既趁有令亲之能就近设法购觅，则莫若蒋氏之《定武兰亭》（称陈直斋本），与陆谨亭所当出之《越州石氏帖》（凡十七种）最为精妙，幸遇便致托之。<sup>[23]</sup>

可与致陆氏函两相印证。从中可知，当时陆家境况不佳，故以家藏之物押当，以救一时之急。不过，就是在此中情形下，李氏也未能迅速成事。但最终《启法寺碑》、《越州石氏楷帖》等还是被李宗瀚购去，此已是后话。

黄易（1744—1802），号小松、秋盦。浙江钱塘人。乾嘉间，治金石学与翁方纲齐名。并精篆刻，为西泠四家之一。陆氏所用“陆恭私印”、“陆氏孟庄”两印，即黄氏所刻<sup>[24]</sup>。

嘉庆四年（1799），翁方纲曾应陆恭之请，作《松下清斋诗》，并请黄易绘图，而黄氏恰好得到明末画家胡玉昆所作同名之图。翁氏遂有《予昔为谨庭作〈松下清斋诗〉，谨庭以属秋盦图之，秋盦恰得胡元润所画〈松下清斋〉小幅，适与诗合，亦一奇也。今谨庭寄来复求诗》之作。

故宫博物院所藏黄易《访古纪游图》册十二开中，有两开与陆恭相关。第二开记黄氏到苏州，与陆恭、潘亦隽同赏武梁祠汉画像拓本、宋拓《钟鼎款识》，画面中三人据案对坐，展卷赏鉴，颇为写实，图左黄氏题记云：

唐拓武梁祠堂画像、宋拓《钟鼎款识》，朱太史竹垞作缘，皆归于花山马仲安衍斋收藏。祠像今归余有，《款识》流转吴门蒋春皋家。余携祠像至苏，陆孝廉谨庭为借《款识》，同观于潘刑部榕皋松风萝月山房。祠像是唐襄文公旧藏。《款识》是秦燬物，毕良史、赵文敏题识，康熙年间名人各有跋语二册。虽已百年，忽然并几，金石重盟，诚快事也。余为《款识》题签，钱梅溪与同观诸人题名册后，以纪胜缘。<sup>[25]</sup>

《款识》后由汉阳叶氏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据阮元嘉庆间摹本重摹付梓，前后有题记、观款、钤印数十家，如翁氏题云：“黄秋盦屡为予言此册之妙，今始得观于苏斋之后轩，每晨起展玩数四，与日在吾斋何异？辛酉春二月廿二日，翁方纲记。”<sup>[26]</sup>黄易于嘉庆六年（1801）五月

六日重见于济宁河官廨,又加观款,据此可以推定,他绘图所记之事,必在此年以前。而在此前一年“庚申冬十月,张燕昌观于松下清斋”,然则《款识》或许是从松下清斋流出耶?

嘉庆十四年(1809)年,陆恭获见宋拓《夏承碑》。黄易《访古纪游图》册第四开,专访陆氏松下清斋,观此拓必在此年之后。图中所绘,一树鹤立,应该就是陆家庭中的古松,小屋之中,两人展卷共赏,面目虽难以辨别,但肯定是陆、黄二氏无疑。据黄易题记云:

过吴门陆谨庭孝廉松下清斋,观所藏《夏承碑》宋拓本、元人写坡公相、《海岳庵图》、《七姬志》拓本。<sup>[27]</sup>

另外,故宫博物馆所藏宋拓《凉州刺史魏元丕碑》,传世孤本,为“黄氏汉碑五种”之一,有翁方纲、毕沅、郑际唐、张埭、孔继涵、黄易等跋十一段,张晋、阮元、瞿中溶、孙星衍、钱泳、冯敏昌、李鸿裔、杨守敬等观款十一段,钤有“郑盦秘笈”、“黄小松收藏印”、“顾崇规印”、“绶阶”、“陆恭私印”等藏印二十四方。由此可见,当时黄易曾携此本到吴门,故有陆恭经眼并加钤印记之事。

陆恭收藏书画碑拓极富,但轻不示人。从他于翁方纲的交往,可发现蛛丝马迹,尤其几种宋拓名碑,即使已入松下清斋或其决意自购,均秘而不宣。这一点在王文治(1730-1802)的记载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虽然松下清斋所藏各种珍品,皆有王文治题跋,其数量甚至超过翁方纲。在王文治《快雨堂题跋》中涉及陆氏者有《开皇兰亭》跋:

董文敏所跋《开皇兰亭》,为高鸿胪所收,后归吾润培风阁张氏。余于乾隆丁亥岁,始见于滇中,于乙未岁,再见于临洮。前后皆借置案头,临仿数月,并临董跋藏之。窃喜与此帖有缘,过于文敏也。后闻此帖已归秘笈,自分此生不可再见。……今嘉庆元年丙辰春,薄游吴下,忽于陆氏谨

庭处见一本,墨色较张本微淡,然实一石也。<sup>[28]</sup>

据《自订年谱》嘉庆二年(1797)秋,陆氏“于书篋检得《兰亭》帖四种,王梦楼于庚戌冬过苏,曾赏阅题咏,至是装成一帙”,然则王文治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就已在陆氏处借阅《兰亭》。嘉庆元年(1796),王文治到吴,陆恭邀他和尤荫三人,在山塘修禊,各集《兰亭》诗唱和。王氏之见开皇本《兰亭》,恐在此际。同年冬,陆氏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未曾疏裱,字迹俱全。惟下断形处,稍觉模糊,为世罕有。王梦楼书一看款,因跋数语以志之”<sup>[29]</sup>。

嘉庆五年(1800)春,陆恭六十初度。王文治、尤荫等以诗章相赠。同年秋,陆氏得宋拓《化度寺碑》,王文治跋之:

吴门陆孝廉恭,字谨庭,所藏《化度寺碑》致佳。前明陆子渊詹事跋云:“率更书《化度碑》最精,此帖剥泐残缺之余,故自焕发。今藏徐侍读处。陆深题。”共廿九字,醇古沉厚可喜。……近时善学欧书者,惟何义门先生。然蝇头书至妙,才过径寸,即未免痴冻蝇。<sup>[30]</sup>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快雨堂题跋·化度寺碑》云:

余于《化度寺》获见三本。缪氏本匆匆借观,见其字数较多,遂以为万卷楼所藏之四百四字本。顷梅膝所得,朝夕谛观,细数之,得七百余字。乃知余向所见者,仅王氏所藏之二百四十二字,及二百十九字本耳。此本当另为一拓,在万卷楼所收之外,非四百字本也。其二百四十二字本,在吾友陆谨庭家,秘不示人,余亟求观,谨庭乃弗能却,因取以同较。见其摹拓甚精,而剥蚀处,彼此互异,似非一刻。盖陆本古茂,此本空灵,各据其胜。<sup>[31]</sup>

陆氏藏本,有王氏题签,陆深跋旁有王文治题云:“陆子渊先生书法开董思白之先路,沉厚古

雅,即此数行,可见一斑。”另有明人胡纘宗跋:“此欧阳率更得意书也,古人作事不苟,此册亦可征矣。天水胡纘宗识。”就是翁方纲托双钩之原本。

《兰亭》与《化度寺碑》两种,见于《谨庭老人自订年谱》,又有不见于陆氏记载者。如《快雨堂题跋·灵岩寺碑》云:

余垂发时,即喜李北海书,然所见者不过《岳麓》、《云麾》二碑,及《淳化》中《三教日帖》、《星凤楼》中《缙云》三帖而已。余皆重摹本,殊不足观。近年始见《李秀》、《云麾》二种,叹为得未曾有。今复于陆谨庭孝廉处,得见此碑。因识李北海每作一书,必变一体,神通变化,与右军正同。香光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以今观之,又何象之非龙也欤?<sup>[32]</sup>

另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元人鲜于枢《林椿帖》,有归安陆心源之子陆树声鉴藏印。后有嘉庆五年(1800)王文治题跋云:

鲜于书在元人中最为苍厚,此十诗五札真迹,荟萃一处,剧为难得。其中首二札、末一札尤得晋唐人骨髓。往在陆氏松下清斋见之,兹为浙门居士所收。<sup>[33]</sup>

陆恭一生交接人物众多,翁方纲、黄易、王文治三家为当时名最著者,诸家姓名,可于其所藏数本《松下清斋图》略见大概。

除前文所述,黄易以所得明末胡玉昆画《松下清斋图》应陆氏之征开始,先后有王宸(1720-1797)、奚冈(1746-1803)、宋葆淳(1748-1825)、陶云椒等数家为之作图。如果将黄易《访古纪游图》册中的第四开也统计在内,则不少于六幅,可惜大多无存。

钱镜塘旧藏王宸、宋葆淳二图合装本,近年曾现身拍场。两本并非一时所作,王本作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壬寅冬,图后原有翁方纲、张埏、洪亮吉、王文治、黄易、桂馥、吴照诸家题识。嘉庆九年(1804),尤荫携之游浙,意外

失落,仅有吴照题诗因未付装留于陆氏。杭州奚冈闻之,为补作《松下清斋图》立轴,惜不能与家中所存之题跋合装。至嘉庆十六年(1811),陆恭乃复请宋葆淳重绘一卷,袭用旧名,并函请翁方纲重写二十八年前所作二诗,与吴锡麒长歌,合装新卷。

咸丰十年(1860)庚申乱起,吴中故家遗物多有散失,孝友堂毁而松下清斋独存。宋葆淳一卷无恙,而古松已萎,谨庭后人陆清彦因补植一松,并请潘遵祁重书斋额。越数年至同治九年(1870),清彦获王宸一卷于金陵试院前古董铺,卷前翁题引首及卷后翁氏、张埏、蒋知让三家诗尚存,亟购归,与宋卷合二为一,距王卷之失已六十七年、谨庭之逝逾五十载矣。同光间,卷后又添潘遵祁、俞樾两家题跋。今不知存于何处?而陆氏流风余韵,藉此约略可见矣。

### 三、松下清斋藏品之踪迹

陆氏松下清斋贮藏弘富,法书名画,宋元以下,往往有之。碑帖善本,精罕其比,临川李氏“四宝”之中,《启法寺碑》、《孟法师碑》二种出于松下清斋。而谨庭于古物呵护备至,不轻加题记,惟凭印记,可加以踪迹。兹据陆氏《自订年谱》与《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过云楼书画记》等著录,以及历年追查所见,分别加以钩稽。

首先是书画作品,宋、元、明、清四朝均有之。《谨庭老人自订年谱》所载,王欣夫《善本书录》提要中已逐一罗列,其婿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所记,有溢出者,摘录如下: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于外舅斋中见宋景濂书《嘉瓜颂》小楷二页。吴匏庵评其书,云清古有法,是也。<sup>[34]</sup>

(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六八日,过孝友,晤外舅。观董文敏字卷二、立轴二。又观元人手札四:松雪翁、倪雲林、张伯雨、顾阿瑛。<sup>[35]</sup>

八月二十五日,观董华亭书画册二



种,其一本绝佳”<sup>[36]</sup>。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外舅以明陈士谦字幅见赠。士谦名谦明,成化间人。书仿松雪翁,竟可乱真。<sup>[37]</sup>

八月初五日,晤外舅,见沈石田《送吴惟谦叙州之任图》。……又文衡山书画长卷合帧,书径二寸许,全是山谷笔意。……又恽南田、王石谷合景画册,俱有题。以文卷为最<sup>[38]</sup>。

十月十四日,于外舅案头见明人手札一册<sup>[39]</sup>。

十一月十一日,外舅斋中见陈宪章(述)《梅花》横卷。后有聂大年书《梅花赋》。

十一月,于外舅案头见《兰亭》石刻一小册。前有羲之小像,后有杨升庵跋二则<sup>[40]</sup>。

十二月初十日,于外舅斋中见唐张司直(从申)《茅山元静先生碑》,后有何义门先生跋。……外舅近以三番易得之。<sup>[41]</sup>

(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五日,在外舅斋中见元刻松雪小楷书《黄庭》、《大洞》二经。后有唐荆川跋。<sup>[42]</sup>

四月十五日,至孝友。见赵大年《渊明赏菊图》。后有詹同文、蔡哲、张贤、张羽、苏伯衡诸人题咏。…又无款一诗,书极浑厚,当是宋元人笔。董文敏一跋,在黄绢上不为出色。又见仇实父《东山携妓图》;九龙山人王芾卿山水小幅;赵松雪《鲜于府君墓志》,小楷书,石刻,后有王良常跋。<sup>[43]</sup>

四月二十七日,至外舅斋中,见邵僧弥画卷。笔意秀洁,前隶书“接玄引奇”四大字,亦雄秀可喜。<sup>[44]</sup>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外舅案头见文衡山书画卷。画为山水短幅,苍秀浑厚,书为径二寸许行楷写数诗,颇长,兼山谷、松雪之胜。又明人书数幅,内

董文敏《送瞿稼轩诗》在冷金笺上,甚出色。询知以五金得之。又唐六如长幅小行书,以十余金得之。<sup>[45]</sup>

其中有可两相印证者,如《自订年谱》嘉庆十九年(1814):

见赵文敏绘《李太白庐山观瀑图》,有元明人题咏,姚公绶楷书长跋。虽尺纸经营,而极悠深玄远之趣,至写太白照,宛如当日风标。后赵子昂一印却真,其子昂二字系双钩廓填,乃蛇足也。

潘世璜于嘉庆十八年(1813)二月六日就已见此图,《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称“外舅出示赵文敏画《李太白庐山观瀑图》真迹,纸本,大著色……旧藏吾苏缪氏,后为蒋春皋所得。外舅得之春皋之子霁峰者”<sup>[46]</sup>。十天之后,即二月二十六日,“外舅出示吴仲圭《墨竹》真迹,横卷一,立轴一,俱有自题句。著墨不多,自然藏秀。……重观赵文敏《观瀑图》”<sup>[47]</sup>。按:赵孟頫《李太白庐山观瀑图》,不知今归于何处?苏州博物馆藏元人《七君子图》卷,末一帧吴镇墨竹横卷,系过云楼顾氏所补配,有“陆堇庭氏审定名迹”朱文长方印,岂即潘氏当日所见横卷耶?又,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二日,潘世璜记:

至孝友。外舅患逆喘,颇剧。方饭半盂,遂辍,犹令雅安取案上黄鹤山樵竹石小幅见示。上题绝句四首,笔墨简淡。又见杨补之《梅花卷》,为范端伯作。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凡四幅。各题四词,并书于后。书、词、画可称三绝。后有柯丹邱追和四词,并工绝。系宋商丘故物。外舅云,以二百八十金得之外家顾氏者,盖神品也。<sup>[48]</sup>

按:“黄鹤山樵竹石小幅”即王蒙《竹石图》,后归顾氏过云楼,即《书画记》卷六著录“黄鹤山樵竹石游灵岩诗轴”,今藏苏州博物馆,诗塘留白,钤“陆恭私印”、“谨庭秘玩”、“神品”三印,为陆氏旧藏无疑。杨补之《梅花卷》自陆氏散



吴镇 七君子图之墨竹 苏州博物馆藏

出，经程桢义归陆恭外孙潘遵祁，于光福筑四梅阁藏之，后转归顾氏过云楼，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有宋佚名《水阁山村图》（扇面），今藏上海博物馆；元鲜于枢《老子道德经》，即《须静斋云烟过眼录》嘉庆十五年（1810）五月二十五日所记“鲜于伯几书《道德经》，洵稀世之珍也”，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鲜于枢《林椿帖》，有陆树声鉴藏印，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元王冕《梅花卷》，高野侯旧藏；明沈周《红杏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明唐寅《黄茅渚小景》图，《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今藏上海博物馆；明祝允明小楷《前后出师表》，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祝允明小楷歌词，有“荆蛮顾霖”印，系陆氏从外家所得者，见于2012中嘉德秋拍；明范瑀、顾眉《丛兰图卷》，即《自订年谱》嘉庆四年（1799）所记“见家暨斋侍郎所藏顾眉山、范双玉画兰合璧”，今藏无锡博物院；明末王时敏《归杖图》，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廿四日记。

其次是碑帖精品，王欣夫亦曾详列名目。其中，宋拓游丞相《兰亭》为宋葆淳之物，嘉庆六年（1802）宋氏即将北上之际，陆恭为之作跋，详述因缘：

游丞相集《兰亭》百种，予年来得见十余本，大都规橅定武。唯锡山孙氏所藏潼川司宪本，是褚摹，系薛绍彭勒石，极为精采。庚申除夕，安邑宋芝山先生自浙至吴，篋中携得此帖。予即日过寓请观，携归剪烛细阅，觉气韵神明又非褚模所及，为所见游氏褉帖之冠无疑也。予与芝山不见十有一矣，今夕何夕，既会故人，又阅宝帖，且芝山得之乙卯除夕，予见之庚申除夕，翰墨因缘，若有前定，并书以志喜云。

此帖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样，可与《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相证者，如《谨庭老人自订年谱》嘉庆二年（1797）记：

冬，见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未曾疏裱，字迹俱全。惟下断形处，稍觉模糊，为世罕有。王梦楼书一看款，因跋数语以志之。<sup>[49]</sup>

潘世璜于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二十七日日记，“见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未疏裱全本，盖世所罕觐也”<sup>[50]</sup>。可惜未裁裱本宋拓《醴泉铭》不知今归何处？《自订年谱》嘉庆十一年（1806）又记：

见南唐《升元帖》，当时跋者俱目为阁本，予将宋初拓阁帖参校，则阁本“兼”字

误刻其起结，“难”字隹部旁误刻一顿，其余用笔先后，阁本多误，实从此本摹勒失真也。惟此帖波折便转，豪铎毕露，一种古色古香，溢于楮墨，定为南唐原刻祖帖，识者无不以予言为然，因一再跋之。

此帖后有陆氏二跋，殊为罕见，其一云：

余夙嗜古刻，三十年来，如《淳化》、《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俱幸得见善本，尝溯其源流，审其同异，今见此帖，刻法、搨法之精无论已，其波折使转，毫铎毕露，一种古香古色，溢于楮墨，亦妙莫能名，遂定为南唐升元帖，盖前所见诸帖中，右军书都不及此也。要之，不见《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不知《淳化》之尽美，不见《淳化》初本，又岂知《升元》之尽善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后之览是帖者，其审之哉。

潘氏于嘉庆十九年(184)三月二日始记“外舅出示宋拓《淳化阁帖》第六卷一册，系家藏。又宋拓右军书一册，系得之赋琴楼蒋氏者，亦缪氏旧物。外舅审为《澄清堂帖》，即《升元帖》，南唐李氏所刻者。细审字画，与《淳化帖》颇有不同。……乞暂携归，不许。他日当再请重观耳”<sup>[51]</sup>。按：此帖后归李宗瀚，仍定为《淳化阁帖》残本，经香港利荣森北山堂收藏，捐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另外，《自订年谱》所记《汉淳于长夏承碑》，宋拓孤本。原为华氏真赏斋旧物，有丰道生、杨景西跋。陆氏称“中阙三十字，后有丰道生、杨绳祖跋，体参篆籀，兼开正楷之法”<sup>[52]</sup>，亦归李宗瀚，后经利氏北山堂，今捐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宋拓孤本。原题唐拓，钐贾似道“魏国公印”，何焯题签。陆恭题跋，后归李宗瀚，经罗振玉手，归日本香川岐大西氏。嘉庆三年(1798)寒食节，陆氏曾作题记云：

忆昔庚辰，余年二十，为馆甥于武陵。时侍外舅复庵先生侧，先生富藏书，并蓄古金石。一日，于案头展《隋启法寺碑》，诏恭曰：此义门太史旧物也。前后有研山堂暨孙承泽印，殆太史官京师得之北平孙氏者。最后有魏国公印，是为宋贾秋壑钐记。此碑之流传有自矣。时余方攻举业，心识其语，于此碑之难得，书法之高古，均未审也。既阅欧、赵《集古》、《金石》二录，始知丁道护书传世者绝无，而是碑为世所希有。丁巳冬日，从武陵借归，朝夕谛赏，审其用笔淬厉，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昔人评书云，丁真永草，洵不虚也。因识数语而还之。时距外舅辞世已十有九年矣。

越州石氏宋拓本《晋唐小楷帖》十一种，包含晋人五种：《黄庭(遗字)》、《东方朔画像赞》、《(海字本)乐毅论》、《曹娥碑》、《洛神十三行》，唐人六种：《破邪论序》、《心经》、《小字阴符经》、《太上老君道德经》、《度人经》、《佛说尊胜陀罗尼咒》。陆恭藏晋人五种，故其跋有云：

今虽仅存五种，然羲、献剧迹咸萃其中，又当何如珍重耶。旧帙零落，重为装治，因书缘起，以志当年。庭训且使内家故物不致流传失所云。嘉庆四年九秋，谨庭陆恭重装于松下清斋并记。

距其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见此本于外家顾氏，已逾十七年。此帖转归李宗瀚后，方配合成十一种。民国初，曾经常熟邵厚夫收藏，流入日本，归高岛菊次郎，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宋拓孤本《孟法师碑》，原题唐拓。有明王世贞、王世懋，清王澐、王文治、陆恭、李宗瀚等题记。陆氏题记云：

陶南村《辍耕录》卷七载赵文敏《千文》，公自跋云，此卷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观公特表而出之，知是碑在松雪时已不易



见。况自元迄今又五百年耶！梅塍先生薄游吴下，得此宝帖，并宋搨欧碑《化度寺》，以归吾，蓬窗展阅，辉映湖山。当年米老样宝晋斋舡，携兰亭帖，对紫金浮玉山，恐不是过也。嘉庆五年庚申小春月，陆恭题于松下清斋。<sup>[53]</sup>

后由李秉钺自吴门重金购去，赠侄李宗瀚。民国间，日本三井财团以三万四千元购得，藏于听冰阁，今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明拓本《鲜于光祖墓志》，原题元拓。陆氏《自订年谱》记嘉庆十二年（1808）秋“山舟先生重赴鹿鸣，加学士衔。予作札道贺，并将旧藏元拓《鲜于府君志铭》嘱其题签。山舟云，此碑两面俱刻，全者罕觐，见三本，皆仅存半，此本独完善，可宝也。题数字以归予。”今藏上海图书馆，确由梁同书题签，后又有沈树镛题签“吴门陆氏松下清斋旧藏，海内稀有之本”。

南宋拓本《虞恭公碑》，为松下清斋、潘祖荫、吴湖帆递藏本，吴氏“四欧秘笈”之一，有翁方纲、朱昌颐等题款，今藏上海图书馆；宋拓《娄寿碑》，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南宋拓本《麓山寺碑》，刘世珩、刘之泗父子、沈覲安等递藏，董其昌、王文治等跋，今存上海图书馆；明拓本《常丑奴墓志》，翁方纲、张埏等跋，今存上海图书馆；明末三断本《砖塔铭》，经缪曰芑、陆恭、彭翰孙、吴湖帆、潘博山递藏，翁方纲、吴云等跋，今存上海图书馆。

至于古籍善本，传世甚稀。陆氏《自订年谱》所记，嘉庆十五年（1810）见朱熹《论语集注》手稿，似可归为书法作品。陆恭酷嗜收藏，精善之物，轻不示人，《谨庭老人自订年谱》记载历年所见之物，未明言藏家者，大多为松下清斋自储。《论语集注》手稿，即其一例，陆氏友人钱泳《履园丛话·收藏》一门有云：

朱文公注经草稿真迹，余见者有二种。一为嘉善谢若农中翰所藏，《易·系辞》自“无咎者善补过也”起，至“凡三百有六

十句”止，计六十一行。一为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论语》“颜渊问仁”至“司马牛问仁”，计五页。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约相同，当是文公一手书者。<sup>[54]</sup>

相类似者，有明代吴宽手钞米芾《砚史》、《苏注道德经》及徐炯《五代史补注》，后者经朱彝尊校定而未刻。其余刻本，则以何焯批校本居多，如何焯校本《昭明文选》、何焯批本《四子书讲义》、何批《前》《后汉书》、何批《水经注》。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记，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十六日，“致孝友，借何义门手评《杜子美集》半部”<sup>[55]</sup>，则陆氏尚有何批《杜诗》。可惜反不如书画、碑帖传世多，仅见明刻《吕氏春秋》残本一种，有“松下清斋”朱文方印，今藏苏州博物馆。

陆氏藏品之搜集，多源于外家昆山顾氏、同里缪氏、蒋氏，荟萃吴地遗珍，以自怡悦。然而不少在其生前便开始流散，书画多归亲家潘氏之三松堂，精品转入顾氏过云楼；碑帖大抵为临川李宗瀚搜罗而去，成就李氏静娱室碑帖收藏的辉煌，最终不幸先后流落东瀛，少数仍在吴中流转者，经吴湖帆、潘博山等之手，归于公藏。

松下清斋在乾嘉间以碑帖名世，书画、古籍注意者略少。于今观之，书画无论数量、质量，均可与碑帖相颉颃，古籍略逊之。陆恭与同乡晚辈黄丕烈（1763-1825）之偏好典籍，不喜藏书画、碑帖大异其趣，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但各有其成就，毋庸置疑。两者家世相似，皆仕途不利，退居吴门，优游林下，以收藏名于乡里。不过，黄丕烈身后声名日盛，黄跋本价值连城，得者珍若拱璧，且竞相辑录黄跋。陆恭所藏碑帖人争宝之，声名却渐晦而不彰，与其爱惜羽毛，不轻加题跋，数十年搜罗藏品，轻不示人，且无目录传世，不无关系。松下清斋尚有若干藏品，至今仍杳无踪迹，实有待于继续追寻。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 注释:

[1]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1页。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5fb550102ejed.html#cmt\\_214138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5fb550102ejed.html#cmt_2141388)。

[3] 《收藏家》2011年第12期,第39-46页。又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238340100z6sl.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238340100z6sl.html)。

[4] 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5] 陆恭:《谨庭老人自订年谱》,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又跋文收入《顾廷龙文集》。

[6]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7]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8] 陆观潜:《陆端门自订年谱》,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承沈燮元丈寄示,附志谢忱。

[9] 潘遵祁辑:《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2-63页。

[10] 《晋唐小楷集十一种(越州石氏本)》,日本二玄社,1962年。

[11] 王欣夫:《蛾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99页。

[12]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13]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67页。

[14]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15] 《翁方纲题跋书札集录》,第560页。

[16] 《翁方纲题跋书札集录》,第559-560页,致陆恭第二、四、七通。

[17] 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8]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560页。

[19] 同上。

[20]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21]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致陆恭第六通,第560页。

[22]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561页。

[23] 《晋唐小楷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24] 《黄小松印存》,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

146、149页。

[25] 本书编委:《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十三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26] 《钟鼎款识》,清道光刻本。

[27]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十三册,第233页。

[28] 刘奕整理:《王文治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64页。

[29]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30] 《王文治诗文集》,第582页。

[31] 《王文治诗文集》,第581页。

[32] 《王文治诗文集》,第589页。

[33]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法书全集》第十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34]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0页。

[35]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4页。

[36]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5页。

[37]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27页。

[38]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29页。

[39]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32页。

[40]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34页。

[41]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39页。

[42]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47页。

[43]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48-49页。

[44]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51页。

[45]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52页。

[46]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5页。

[47]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6-17页。

[48]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62-63页。

[49]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50]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1页。

[51]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21-22页。

[52]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

[53] 《褚遂良孟法师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38-39页。

[54]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273页。

[55]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第13-14页。

# 艺擅一代 名震八极

## ——徐霖书画艺事浅析

俞亚琴

明代正德年间,金陵地区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人文优势,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文人结社雅集的重要活动中心,在此常常聚集着一群文人雅集吟咏,诗文酬唱,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徐霖。

徐霖(1462-1538),字子仁,自号九峰道人,又号髯仙、快园叟。其先祖是苏州人,后来徙居金陵。徐霖从小就聪颖多才,显露出异于常人的天赋,“五岁日记小学千馀言,七岁能赋诗,九岁大书辄成体。”<sup>[1]</sup>如此神童,试想他的将来必定是学有所成,功成名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霖的个性天生豪放不羁,顾璘称其“任放不谐俗,忌刻者尝侧目视之”<sup>[2]</sup>,为此,他刚踏上仕途之路便遭人诬陷受挫。此后他淡泊功名,醉心书画词曲。他广筑快园数十亩,以“快园”为平台,广结宾客,集合当时的社会名流,在“快园”中吟诗作画、饮酒拍曲。他本人及“快园”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扬名在外。武宗南巡时,因喜好戏曲,伶人臧贤投其所好,将徐霖引荐给他,所以会有“两幸其居”之举,也因此开始了与武宗的一段传奇经历。民间广为流传武宗在快园的一段趣闻罕事,《金陵琐事》中这样记载:武宗在快园晚静阁中钓得一金鱼,宦官们为讨好武宗,急欲高价争买,武宗因取笑众

人而失足落水。园中也因此有“宸幸堂”、“浴龙池”这些雅称。<sup>[3]</sup>此后徐霖的际遇可谓传奇,他随驾入京途中,与武宗亲近到“每夜常宿御榻前,与上同卧起”<sup>[4]</sup>的地步,武宗对徐霖宠遇有加,多次欲授官于徐霖,徐霖都没有接受,所以当武宗晏驾,世宗即位后扫除武宗身边的近幸,其他人“皆逮治坐罪,而子仁超然无所沾染,天下高之”<sup>[5]</sup>。此后徐霖被释放还家,继续以书画词曲自娱。《金陵琐事》称“既归,而名益震,词翰益奇。又几二十年,竟以隐终”<sup>[6]</sup>。徐霖终其一生淡泊功名,将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他所钟情的书法、绘画、诗词、曲艺中。以非凡才艺和传奇经历成为了明代中期金陵和吴门地区享有声誉的书画家、词曲家。关于徐霖在当时的影响力,与他生活在同时代同地区的顾璘用“艺擅一代,名震八极”<sup>[7]</sup>来形容。

### 一、徐霖的书法

徐霖身处的明代中期,是吴门书画繁荣和发展的高峰期,有文徵明(1470-1559)、唐寅(1470-1523)、祝允明(1460-1527)等我们熟知的书画名家,而徐霖与这些吴门大家齐名。在当时的金陵“四方操金币走其门求书者恒满宾馆”<sup>[7]</sup>。如此声势浩大的场面,足以证明徐霖的书法在当时拥有众多的崇拜者。不仅如此,他



徐霖 篆书四言诗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的书名更是扬名海外，“声沛夷裔，朝鲜日本使臣得其书者什袭为珍”。<sup>[8]</sup>由此可见，徐霖可谓是当时书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徐霖的书名如此显赫，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名，文人雅士“极相推与”<sup>[9]</sup>。王世贞在《弇州山人题跋》中称金陵学书者甚少，并将他与顾璘、陈沂这些士大夫相较，认为徐霖最为得法，顾、陈二人皆得意而不得法。徐霖的书法“浓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态”<sup>[10]</sup>。王氏得徐霖墨迹，如获至宝。将他与吴门书家宋克、祝枝山、文徵明、王宠并称，以不能多得徐霖墨迹为憾事：“余生平所得近代名迹，如仲温、希哲、徵仲、履吉辈至多，独于徐髯仙子仁颇爱之，而不能多得，以为恨”<sup>[11]</sup>。王氏对徐霖书法如此推崇，虽说是文人惜才，然而足见徐霖的书法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

徐霖的篆书应当是其所有书体中成就最高的。吴门书画代表人物文徵明之子文嘉称其“真行篆皆能，而篆尤妙”。<sup>[12]</sup>可见对其书法，尤其对其篆书的推崇。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徐霖篆书《四言诗卷》可以说是精品之作，字形玉润可

爱，笔力劲丽苍古，神采灿然。明代独立的篆书作品传世很少，徐霖的这幅《四言诗卷》可谓是非常难得的佳作。除此之外，徐霖更多的传世篆书作品主要出现在为他人书画所题的引首中，据笔者所见就有“循良属望”（题文徵明《剑浦春云图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秋山”（题文徵明《秋山图》，芝加哥艺术学院藏）、“合欢葵”（题陈淳《合欢葵图》，故宫博物院藏）、“问津图”（题吴伟《问津图》，故宫博物院藏）等，还有文献中也多有提及。可以看出，明代独立的篆书作品虽不多见，然而却有大量的篆书作品以手卷和册页的引首形式保存了下来，在当时的明代中期用篆书题引首应该是一种风尚，不但徐霖如此，在他之前的篆书大家如程南云、李东阳等人也均有大量的篆书引首传世。

关于徐霖篆书的师承和发展，顾璘曾对其有过一段详尽、细致的描述：

自前元赵孟頫亡，书学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温始复振，本朝少师李文正公远续其绪。时则徐君子仁出，以其超





徐霖 篆书题陈淳《合欢葵图》 故宫博物院藏

颖之姿，躬诣堂室，蚤尚雄丽，晚益朴古拔俗，绰登神品。<sup>[13]</sup>

顾璘从历代书法的沿革和相承，让我们了解到徐霖书法的渊源，从秦代李斯统一篆书以后，发展到以李阳冰为代表的唐代篆书，再到元代赵孟頫、周伯琦对传统的继承，而篆书发展到明代，李东阳当推第一人。关于篆书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徐霖篆书的师承，傅申先生在《海外书迹研究》一书中也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将徐霖作为明代继李东阳之后的代表人物，指出他们在风格上有着惊人的差异：“李东阳粗率有力，而徐霖劲健精微”。<sup>[14]</sup>徐霖的篆书源自李阳冰、赵孟頫，而从李东阳处获益最多。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李东阳与当时的乔宇称两大“篆圣”，乔宇（1457-1524）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山西乐平人。官历南京礼部尚书，后改兵部尚书，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诗文雄隽，兼通篆籀。但就是这样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的李相国和身居要职的乔尚书在见到徐霖的作品时仍自愧不如，连声称“吾辈不及，吾辈不及”<sup>[15]</sup>。两大“篆圣”能如此自谦，对一位晚辈竟有如此高度的评价，可见徐霖的篆书确实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赞许推崇，同时也能看出

徐霖在当时书坛的地位及影响。

徐霖的书法成就是建立在他严谨的书学思想基础上的。他精研六书，称“不通六书未可以言书也”<sup>[16]</sup>。徐霖重视对古文字的研究，上海图书馆藏明朱衣抄本洪适《隶释》后有何焯跋：

予此书久为朱射陂借去，而毛青城又有宋时刻本，纸墨精妙，开卷爽然，真为奇书，乃吾乡徐髯仙故物。<sup>[17]</sup>

《隶释》是最早集录汉魏石刻的文字专书，徐霖藏有此书，可见其颇用心于古文字学的研究。也许他收藏类似的文字学的书籍很多，可惜今天已无从详考。但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他深厚的文字学修养。他的书学观在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所著录的《楷书千字文》跋中亦可见一斑：

近世擅书名者讹缪相承，自谓有所师资，不知古人先蹈俗格，已迷文字之本原久矣，良可蚩也。宣子光荫有志书学，暇日用真书体书千文，以助其进学云。丁酉三月既望徐霖。<sup>[18]</sup>

张珩把他的这篇《千字文》完整的抄录下来，并在著录之后也发此感慨：“子仁如此工楷且兼六书体者盖绝少见，知其于书学功力故自不凡，在明人中不多见者。丁酉为嘉靖十六年



徐霖 花竹泉石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31.2×469.5cm 故宫博物院藏

(1537),子仁晚岁书也”<sup>[19]</sup>。从款识中可以看出徐霖作这篇《千字文》是其生前最后一年,晚年仍能完成如此工楷《千字文》,足可见徐霖书艺高超。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书学观能够得以真实的体现。此篇充分显示其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可见徐霖的书法成就源于他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以此为基础,才能成为明代不可多得的书法大家。

徐霖是一个在生活中豪放不羁之人,然而治学却能如此严谨,他的书法成就连那些严正之士,那些传统士大夫,都对他倍加青睐,与他多有合作。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徐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其他才艺是否一如书法般精彩,他的生活又是如何跌宕起伏,值得一探究竟。

## 二、徐霖的绘画

在书法上拥有较高造诣的徐霖,其绘画亦不俗,虽然并不专注于绘事,然而亦留下不少不可多得的佳作。周暉《金陵琐事》记云:“九峰徐子仁,虽不以丹青驰誉,所画松竹、花草、蕉石,皆精雅可爱。”<sup>[20]</sup>《明画录》记其:“以花卉、松竹为主,善画松竹花卉蕉石奕奕有致<sup>[21]</sup>。《历代书画家姓氏便览》称:“善书画工花卉松竹蕉石人争购之。”<sup>[22]</sup>由此可见,徐霖的传世绘画作

品中,以花卉入题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花竹泉石图》长卷,细观此图,山石掩映,清泉奔流,芙蓉、翠竹、幽兰于山石和清泉间相映成趣,画面自然生动,充满了山间野趣。构图疏密得当,用墨浓淡相宜。如此画面,颇合徐霖豪爽迭宕、潇洒纵横的文人气质。画上有黄琳、张瀚、浦应祥、段豸、杜堇等众多文人名士的题诗。从题诗的内容来看,此图应是当时雅集中完成,限韵赋诗,每首诗均切合画题。数百年后,面对如此画面和题诗,竟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隐约能浮现当时他们创作时诗画唱和的盛况。故宫博物院藏的《蟠桃图》中亦有诸多题跋:陈沂、谢承举、任德、吴寓、徐堂等人,这些人亦是当时的文人名士。这两幅图足可见证徐霖当时与众多文人名士的交往,这与徐霖绘画的初衷相契合——绘画也只是其遣情娱兴的馀事。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是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

徐霖传世作品中还有两幅《菊石野兔图》,一幅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幅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仔细对比两张图的风格,与昆仑堂美术馆所藏的明中期画家陶成的《秋趣图》颇为相似。陶成,字孟学,一作懋学,后更字敬学,



号云湖仙人，江苏宝应人。陶成以其超凡的画艺和传奇经历而名冠当时，是明代中期一位才华横溢而又放浪不羁的奇才，关于陶成的画艺，明清的画史中多有记载。陶成画艺精湛，更热衷于画菊兔，除《秋趣图》外，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幅《蟾宫月兔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菊花双兔图》。在陶成为数不多的传世画作中，留下了这么多以白兔为主角，来展现想象中的蟾宫景色的画作，可见陶成确实是此类画的高手。

关于陶成的一系列的《湖石菊兔图》，李梦阳在《观序上人所藏陶成画菊石歌》中有形象的描绘：

两株徙倚石根前，古石苔藓屈连线。复有馀株散在地，平坡杂草青烟绵。回株点缀花翩翩，含姿弄态不一足，背向纤穠皆可目。突如大家贵介女，珠翠虽摇气庄肃……石磊磊兮菊漫漫，清霜古路花斑斑。<sup>[23]</sup>

李梦阳在诗中对陶成所画菊石赞誉有加，同时将计汝和与徐霖与之相较。“陶生画菊石，老草有笔力，……近时名手计汝和，此生笔力方之过，江东徐霖学画石，效颦差胜王与何。”<sup>[24]</sup>计汝和，即计礼，号懒云，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终刑部郎中。善写菊。画笔如狂草，时人语云“林良翎毛夏昶竹，岳正葡萄计礼菊”<sup>[25]</sup>，可见计礼在当时的画坛以画菊闻名，但笔力不如陶成。而徐霖与陶成画作风格的相似是人所共知的。徐霖生活的时代稍晚于陶成，两人均是天资聪颖之人，以个性豪放不羁闻名于世，同样淡泊功名，追寻一种以诗书自娱的隐士生活。更为巧合的是两人都爱云中之胜，陶成号“云湖仙人”，徐霖号“髯仙”，同样才华横溢、又都乐于作《菊石野兔图》来表现任人遐想的天上蟾宫仙境。由此可见徐霖的绘画受陶成影响颇深。

陶成画竹石菊兔图名冠当时，画史记载，汪肇、刁锐、陈大章都是其摹仿者，徐霖是陶成众



徐霖 菊石野兔图轴 绢本设色  
159.5 × 53.4cm 故宫博物院藏





陶成 秋趣图 绢本设色  
144×90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多摹仿者中唯一可见传世画作之人。他留下了两幅风格非常相似的画作,而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徐霖《菊石野兔图》更是与陶成《秋趣图》相似度极高。一样是以兔为题,其间兔、竹、石、菊等物之布局,也几乎相同。图中均绘有一兔卧于草丛,兔身后一块玲珑剔透的湖石傲然挺立,寥寥几笔,湖石的秀丽之姿于笔端自然流出,石后数丛秀竹挺拔而出,虽无长竿劲节,但萧萧有苍劲之意。陶成喜作勾勒竹,史书中多有记载,其所画秀竹都用这一画法。徐霖当是摹仿而作无疑。菊花用墨笔钩画,墨色涂染,淡墨点叶,浓墨勾茎。竹、菊虽被湖石遮挡,但仍显露出葱郁挺拔之姿,与湖石相映成趣。

两图虽布局相同,风格相似,但兔子的形象却相去甚远。陶成《秋趣图》中白兔神情闲

淡、欲动还静,用笔更为细腻、传神。而徐霖《菊石野兔图》中野兔的画法与宋崔白的《双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极为相似,其笔法工细,野兔皮毛以笔尖簇点,层层积染,将皮毛的质感表现的非常逼真。野兔回首顾盼,神情机警,栩栩如生。与陶成笔下娴静的白兔不同,徐霖的野兔更富于逸情野趣。

徐霖喜作花卉竹石,从传世的作品来看,都是以这一题材为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徐霖只会作此类画作,徐霖对人物山水也有涉及但极为少见,日本原六郎所藏的《四景山水图》就显得极为难得,他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掌握徐霖绘画风格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此幅《四景山水图》描绘的是春、夏、秋、冬四景,气势豪放,笔墨酣畅淋漓,季节渲染得体。技法、构图、山石的皴法都体现了浙派的风格。浙派绘画是明代前期中期画坛的重要绘画流派。徐霖正处于时期,受此画派影响不难理解。

这四景山水,人物、山水、题诗相得益彰:

春景:画群山环绕,翠峰挺立,树下二高士倾心交谈,一童仆抱鹅旁立。

夏景:画芦草数丛,一叶渔舟闲系溪畔,渔樵问答于柳荫下。

秋景:画湖光山色中,一高士驾舟吹笛于青山绿水间。

冬景:画林木萧疏,风雪弥漫中,一人屋中高卧。屋外,有骑马者、牵马者、欲扣门扉者。

四景中均有题诗一首:

春:潇洒清真今古闻,临池墨浪动风云,无人识有匡时略,只把能书看右军。

夏:樵渔偶尔遇孤村,水碧山青笑语温,一句莫教关世事,如今世事不堪论。

秋:逍遥游计付扁舟,满目溪山任去留,未了世缘还弄笛,一声吹破白云秋。

冬:风雪高眠户不开,已弃空饿死蒿莱。如何消尽干人念,又惹城中令尹来。

从题诗的内容看,均表现出一种飘逸洒





徐霖 四景山水图之冬景

脱、豪放无羁、自得其乐的情趣。高居翰先生在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江岸送别》一书中指出在《冬景图》中所描绘的场景：“一般相信这幅画描绘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派遣使者前去邀请诸葛亮担任军师的一幕。”<sup>[26]</sup>然而根据画面的题诗内容“风雪高眠户不开，已弃空饿死蒿莱。如何消尽干人念，又惹城中令尹来”，据萧统《陶渊明传》记：“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

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sup>[27]</sup>可知屋中高卧者是陶渊明，而令尹是古官称，此处泛指身居高位要职的地方长官，可见门外马上坐的令尹则是江州刺史檀道济。另《晋书》则记载刺史王弘曾造访陶渊明，陶称疾不见。<sup>[28]</sup>而从春、夏、秋三景图中题诗所描绘的人物来看，如王羲之、严子陵（一般认为历史上最有名的“渔”代表的是东汉的严子陵）、庄子都是超然尘外的隐士，如果从风格、表现主题的统一性来看，《冬景图》的隐士也更像是陶渊明，古人常说“书者心画也”，徐霖的这四幅画中的人物是他所向往的，也表达了他内心的志向，过一种钟情笔墨，不问世事，像庄子、陶渊明般忘却世事，沉湎于世外桃源，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山水画中充分的体现。虽然修齐治平是每个传统文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并非每一个学问渊博的文人都适合为官，何况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来说并不利。不管是无心仕途，还是为仕途所不容，徐霖确实是仕途黯淡，在艺术上却大放光彩。

### 三、徐霖的诗文、戏曲

徐霖博览群籍，诗词曲艺的才能享誉当时。作为金陵地区的名士，他不但善于书画，在诗文方面也颇有造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称其“工书能文章，善为歌诗，有声庠序间”。<sup>[29]</sup>在当时与谢承举并称为“江东二才子”<sup>[30]</sup>，可谓实至名归。徐霖的著作虽多，如《端居咏》、《远游纪其行稿》、《皖游录》、《古杭清游稿》、《丽藻堂文集》、《快园诗文类选》、《中原音韵注释》、《续书史会要》等<sup>[31]</sup>，但是我们仅能从传世的画作中了解他的诗情。在他所绘的《菊石野兔图》、《花竹泉石图》、《四景山水图》等图中均有其题诗。不仅如此，在与他同时代的书画家的画作上也有他大量的题诗，如陈淳《合欢葵》。据文献记载，他的诗作更多的出现的历代的名人画

作中(附三),这也说明徐霖在书画收藏方面同样是一位大家,阅遍翰珍无数。

徐霖的诗名名重一时,正德皇帝对其非常赏识,《金陵琐事》记云:武宗召见徐霖“霖以布衣召对,除夕应制,百韵立成”<sup>[32]</sup>,徐霖更是作诗记与武宗的交往。

久嗣《豳风》学老农,圣恩忽漫起疏慵。身离陆海三千里,目睹天门十二重。封禅无书何献纳,清平有调幸遭逢。临留久洗巢由耳,也许来听长乐钟。

放归吾原遂,计日便还乡。免上乞骸书,将求辟谷方。无心判恩怨,有道管行藏。耿耿思君念,他生亦不忘<sup>[33]</sup>。

如果说画的题诗仅仅是作为一种揣测,那么徐霖作诗所记与武宗的交往,更能表现徐霖的志向,诗中虽然饱含对武宗知遇的感恩,但是更多表现的是回归田园生活的向往。

纵观明代中期,绘画、诗文并重的文人不在少数,但是像徐霖这样书画、诗文、戏曲样样精通的就为数不多了。徐霖善词曲无人不知,顾璘称其“善制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诀”<sup>[34]</sup>,《金陵琐事》中记录徐霖所作戏文《绣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种瓜》、《两团圆》数种行于世。<sup>[35]</sup>

作为一个七岁能诗、九岁能大书的神童本应可以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何况凭借武宗对他的宠遇,他还可以走一条捷径。但是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锋芒外露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仕途中苦苦挣扎,还不如醉心书画词曲,所以他与武宗纯粹是艺术上的交流。他凭借清醒的政治远见和避世的隐士作风,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变革中始终能置身事外。这似乎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之举。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附表一:徐霖题历代名家书画

编号	作品名称	内容	时间	出处	备注
1	题陆宣公《文赋》	篆书宣公遗墨		顾复《平生壮观》卷一	《书画记》作“宣公遗迹”
2	题俞紫芝《临十七贴》	紫芝法古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	
3	题梁楷《布景罗汉图》	尊者		吴其贞《书画记》卷四	
4	题赵孟頫《课子图》卷	篆书松雪课子图		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卷十三	
5	题赵孟頫《定武兰亭十三跋》	定武兰亭		吴升《大观录魏晋法书卷一》	
6	题赵孟頫《行书千文》	松雪千文		缪曰藻《寓意录》卷一	
7	题王绂《湖山书屋图》	篆书友石游戏		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七	
8	题听松山人居所	篆书纸窗竹屋		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	
9	题文徵明《剑浦春云图卷》	篆书循良属望	(1509)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10	题文徵明《秋山图》	篆书秋山		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11	题吴伟《问津图》	篆书问津图		故宫博物院藏	
12	题陈淳《合欢葵图》	篆书合欢葵		故宫博物院藏	

附表二：徐霖书画统计

	作品名称	创作时间	出处	藏处	备注
1	行书惜知赋卷	成化丙午二十二年(1486)		上海博物馆藏	朱之赤《朱卧庵藏书画目》作“惜花赋行书赠金赤松卷”。
2	草书卷	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		故宫博物院藏	
3	草书千字文卷	嘉靖丁亥六年(1527)		故宫博物院藏	
4	行书诗扇页			首都博物馆藏	
5	行书五律诗轴			南京博物院藏	
6	行书咏雪图			上海博物馆藏	
7	篆书四言诗卷			故宫博物院藏	
8	草书卷			中国文物商店总店藏	
9	与严宾尺牋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牋	
10	与姚澗尺牋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牋	
11	行书雨中独酌诗页(与罗凤尺牋)			故宫博物院藏	
12	行书	庚戌四月		日本山高五郎藏	
13	篆书赤壁赋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		
14	篆书二绢幅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四		黎秘书藏徐子仁如拳篆书二绢幅，长一丈，阔四尺许，可谓神妙，榴亮浑脱，法自天成，殊是痛快人意。
15	徐子仁书辞右调寄渡江云		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		
16	徐霖楷书千字文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17	徐霖芙蓉图		朱之赤《朱卧庵藏书画目》		
18	徐子仁赠毛公北征序		朱之赤《朱卧庵藏书画目》		
19	锦堂记 归去来辞 四景诗八轴		汪珂玉《珊瑚网》		
20	宴桃李图斗方菊		汪珂玉《珊瑚网》		
21	莲社清风册		张廷济《清仪阁题跋》		
22	行书髯仙为岩亭书		潘正炜《听帆楼书画记》		

	作品名称	创作时间	出处	藏处	备注
23	书青莲居士作,为《蜀道难》、《梁父吟》、《天马》、《阳春》二歌、《前有尊酒行》		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		正体乃有古隶笔,似欧阳兰台,草书半得章法,而实步趣会稽。其精雅妍媚,使人啧啧生赏,惜腕力稍弱,以登兰台堂则有余,叩会稽室或不足
24	跋九峰山人诗册		宋莘《漫堂书画跋》		康熙戊辰岁暮得此册于南州
25	蟠桃图	正德甲戌(1514)之秋七月十三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6	花竹泉石图			故宫博物院藏	
27	四季山水图			日本原六郎藏	
28	菊石野兔图			故宫博物院藏	
29	菊石野兔图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 附三:徐霖诗词辑佚

1. 题倪元镇《疏林亭子》:春水弥漫好放船,疏林亭子尚岿然。赤阑干外山无数,指点苍烟白鸟还。(汪珂玉《珊瑚网》卷十)

2. 题黄公望《丹崖玉树图》:山上出云山下雨,树梢飞泉千丈吐。何人结屋云泉间,满地松荫如太古。丹丘老仙性爱山,芒鞋竹杖不放闲。江湖安得具小舟,挂冠来与此老游。金溪徐霖(故宫博物院藏)

3. 题《墨芙蓉》:冷淡秋光不自禁,临风多少欲开心。城中桃李笙歌地,谁问寒江几浅深。(陈邦彦《御定历代题画诗》卷九十)

4. 题陈淳《合欢葵图》:幔亭华醺(宴)敞,列仙集虚坛。满承金茎露,双注苍玉盘。一饮鼻生白,再饮颜渥丹。花神为表瑞,蓦然合欢开。(故宫博物院藏)

5. 自题《菊石野兔图》:暂谪下天宫,何日奋高躄。虽无尺寸功,但擣长生药。(故宫博物院藏)

6. 自题《菊石野兔图》:五岳奔劳未得闲,故息趾在中山。兼毫自惜非吾意,奋欲策勋文字间。(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7. 自题《花竹泉石图》:写照秋江运老拳,分明纸工发天然。要将生意长惊眼,绝胜开期待隔年。南国看花非惨澹,西风驻景更芳鲜。他时忆此频开卷,奇梦行吟曲槛边。(故宫博物院藏)

8. 奉次印冈老先生韵:苦雨酸风数日阴,孱躯凉冷觉秋深。老来最拍欢情减,愁里何堪佳节临。新放菊英难满把,应藏萸酒好微斟。今年又了登高事,强付长吟共短吟。老弟徐霖再拜(故宫博物院藏)

9. 次前守杨公韵题《莲社清风册》:千古清风属此贫,烟霞到处兴偏新。应怜野衲能留客,无那山花解笑人。肠断暮云迷应陇,梦随残月踏香尘。白头江上垂纶者,秋晚应谁更问津。(张廷济《清仪阁题跋》)

钱谦益《列朝诗集》所收徐霖诗

1. 次杨循吉题画:白云载青山,山气随云浮。山人乐在此,终不厌丹丘。时爱前溪水,亦或棹扁舟。问渠何所似,口诵逍遥游。

2. 题画:香炉峰高天削出,湖面蒸云欲吞日。列仙上凿炼丹台,高人下筑藏书室。盘纤一



道行者通,民居僧寺有无中。斜阳影射樵斧白,疏星光杂渔灯红。楼船风高殷箫鼓,去急不须人奋櫓。栖禽惊散若无情,断林赖有苍烟补。人间此景何处看,惨淡今从画中见。小皴大染设色真,粉本徒令工作。书画长留岁月过,怪来欧公悔无多。南堂一赏到白发,快雨时晴纵啸歌。

3. 题石睿学士图归来厩马踏堤沙,回首彤楼路渐赊。遥想禁门金锁合,一庭月浸紫薇花。

4. 题周东村画:古松连茂阴,长日憩其下。便此幽闲地,乐得人事寡。老已厌琴书,闲即弄杯斝。幸隔城敌远,目不触车马。世自与我违,我非忘世者。

5. 除夕禁直书事:夜色浮宫殿,星河耿不昏。御香飘十里,银烛照千门。只觉天颜近,俄承诏语温。遍书春帖子,知是沐殊恩。

6. 舟中杂咏二首:绿树坐黄鹂,青秧点白鹭。睡起倚船窗,知是江南路。今夜河西宿,无眠但数更。并船何处客,吹笛到天明。

#### 注释:

- [1]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2]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3] 周晖《金陵琐事》卷四,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58页。  
 [5] 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033页。  
 [6]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3-84页。  
 [7]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8]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9]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10] 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  
 [11] 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76页。  
 [12]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832页。

- [13]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14] 傅申《海外书迹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15]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16]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17页。  
 [17]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18]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17页。  
 [19]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17页。  
 [20]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21] 徐沁《明画录》,《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27页。  
 [22] 冯津《历代书画家姓氏便览》《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第8页。  
 [23] 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1262-171。  
 [24] 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1262-171。  
 [25] 俞剑华《中国书画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第645页。  
 [26] 高居翰《江岸送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9页。  
 [27] 萧统《陶渊明传》,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611页。  
 [28] 《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陶潜 2462  
 [2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页。  
 [30] 周晖《金陵琐事》卷三,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31]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32]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3-84页。  
 [33]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3-84页。  
 [34]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35] 周晖《金陵琐事》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编者按：**

惊悉方韦女士于2015年6月16日在日本东京寓所逝世，享年92岁。《昆仑堂》期刊全体人员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方韦女士和丈夫朱福元先生于2001年秋，慨然将搜集到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名家书画作品300余件，捐赠给家乡人民

政府，造福桑梓。为此，昆山市人民政府为珍藏和展示俩位所捐赠的历代名家书画而设立昆仑堂美术馆，2001年11月建成开馆。朱福元先生已于2009年3月于日本东京逝世，享年91岁。如今夫妇俩已驾鹤仙去，故特将其生活片断刊出一二，以志怀念。

**悼方韦女士**

## 七律一首

陆家衡

一别经年渴念深，朝来闻讣顿伤心。  
难忘垂爱问寒暖，曾忆从容聊古今。  
五代翰珍归故土<sup>[1]</sup>，百年一诺重千金。  
鹿城名媛骑鲸去<sup>[2]</sup>，何处再聆沙哑音<sup>[3]</sup>？

**注释：**

[1] 朱福元、方韦夫妇侨居日本五十余年，节衣缩食，将毕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名家书画三百余件无偿捐赠给家乡昆山，造福桑梓。

[2] 方韦女士于2015年6月16日因病在日本东京逝世，享年92岁。方女士是近代教育家方还的孙女，家学渊源，性敏慧，善交际。

[3] 方韦女士嗜烟、咖啡，发音沙哑。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名誉馆长）



方韦女士



2004年11月12日，朱福元夫妇在昆仑堂美术馆三周年庆典仪式上

## 美在人间

杨守松

朱太太走了，去见她的夫君。

朱先生一辈子俭朴勤勉，却把一生收藏的三百余幅字画捐给了家乡昆山。

夫唱妇随，朱太太和她的夫君一起，圆满地完成了昆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捐赠。

昆山有了昆仑堂，有了唐宋元明清的珍贵字画。

我们歌颂朱先生，其实也是歌颂朱太太。

朱太太出生名门，在她身上，处处见出传统文化的美德。无论什么场合，她总是站在朱先生背后的女人，大先生做主，而先生的生活起居，则照顾的无微不至。

朱太太是典型的江南美女。有女孩见到她的照片后惊叹：哇，她年轻时一定美呆了！

朱太太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每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总是精美的衣着，得体的淡妆，总是那样风趣、那样风采、那样风度。

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朱太太请我们去一个有名的饭店，因为人多，要排队，朱太太高龄，一样端端正正的按序等候……

我不会吴语，朱太太听我说话很吃力，所以交流极少，以至于朱太太生病了我也没办法打电话，这也是终身的遗憾。好在马昇嘉和陆家衡二位很用心，有什么事，都是他们出面说话。

朱太太是慈祥和蔼的长者，尽管我们也六七十岁的人了，可她总把我们当孩子，宠爱地请我们吃最好最具特色的菜，喜欢地亲自带我们去逛商场，还总是惦记着给各自的太太买点什么，尤其“过分”的是，过年了还想到要给我们“压岁钱”……

朱太太传统，但不守旧，感觉她的早餐就是一杯咖啡，她对时尚很熟悉，也很宽容，她是

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

朱太太走了，去见她的夫君。可是她的笑容她的美，还在人间，在昆仑堂，在我心里。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员会委员）

## 我与朱太太的最后一面

马昇嘉

朱太太，你说好有生之年一定要再回一次昆山，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你说要再去昆仑堂看看，要会会昆山亲朋好友，当然也要去你先生墓地看看，这可是你当面亲口跟我说的呀！

2013年10月，我与妻子赴日本旅游，行程中有一天时间在东京市区游览观光。自当朱先生病故后，朱太太已有多年没有回国，借此机会我与妻子登门拜望朱太太。

我向国内导游小方告假半天，谁知话刚出口，便遭小方断然拒绝，旅行社有规定，旅程中游客不能离团。以往曾经遇到离团迟归，甚至不归的游客，为整团出行带来麻烦。即使小方同意了，还有日方导游，那一关也绝对过不了。

想到朱太太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我不想就此放弃眼前机会，于是便把朱福元先生和方韦女士的爱国义举和盘托出，一辈子的收藏，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眷恋故土——三百多幅古代字画，价值连城，全都运回祖国，捐献给家乡政府。

小方听我说罢，轻轻叹息一声，不无感慨地说道：“咳，听你这么说，面对这样可亲可敬的老人，我不能不答应啊，但是我答应了也不能算数，还须征得日方导游同意。不过，我会帮助你做工作的。”后来，小方把朱先生夫妇的故事跟日方华裔女导游说了，没想到日方女导游竟然主动找我，她深为两位老人的高尚品格，爱国情操所感动，破例同意我和妻子离团半

天。当然，她相信我们会准时归队的。

当我与妻子搭乘计程车来到朱太太家时，已是上午10点整。事前跟朱太太通过电话，她早在客厅等候我们。

电梯上升至12楼，我刚按响门铃，就听到朱太太略带沙哑的应答声。很快，门开了，朱太太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

看上去朱太太比以往略显消瘦，但行动自如，精神尚好。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她却忙着去厨房为我们沏茶。妻子抢着自己动手，她怎么也不让，说：“你不熟悉。没事的，平时我经常自己炒菜呢！”沏好茶，她又为我们冲泡咖啡，妻子劝阻，又被朱太太挡回。妻子埋怨我怎么一声不吭，一点不客气。我说你还不了解，朱太太对人就是这样热情，说了也没用。

朱太太忙完坐下，向我询问家乡情况，问起昆仑堂，问起杨（守松）先生、陆（家衡）先生，并要我代向他们问好。

这时，我看到茶几上摊放着一叠像片，是朱先生的像片，也有家人合影。朱太太说：“平时闲着无事，我就把先生的照片一张一张拿出来看看，想想过去在一起的日子……”

朱太太的话语满含深情，令人伤感。我知道，风风雨雨几十年，夫妇俩一路走来，能有今天事业兴旺发达，子孙团聚和美，实是不易。朱先生爱好收藏字画，朱太太全力支持先生，不惜拿出自己不菲的积蓄，供先生收藏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字画；生活上，朱太太对先生体贴入微，特别是先生晚年双目失明，他的饮食起居，朱太太更是事必躬亲，悉心照料。

朱太太靠在沙发上，从往昔沉思中回过神来，说：“下个月，我打算回一趟昆山，看看昆仑堂，会会亲朋好友，再去先生墓地看看……”

我惊喜地说：“好啊，我们在昆山等你！”

说话间，大儿子朱飞来了。母亲一人在家，他不放心，尽管店务繁忙，总要抽空回家看看，不时给母亲带些吃的用的。我提出与朱太太一

起合影，朱飞拿起相机，说：“好，我来拍。”

朱太太优雅地摆摆手，笑着说：“慢，我去拿顶帽子，否则，头发乱蓬蓬的，照出来难看呀！”朱太太风趣开朗，不经意中都会显露出大家闺秀的气质。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一个半小时，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朱太太一定要让朱飞带我和妻子去赤坂饭店吃午饭。就在临走时，二儿子朱鹏也来了，他是为母亲送新鲜蔬菜来的。因为归队时间紧迫，我与朱鹏打过招呼，匆匆说了几句就告辞了。

回到昆山，我期盼着11月份的到来。可是，11月下旬，朱太太打来电话，说：“因为身体不适，待到明年春天，天气暖和时来昆山吧！”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年冬天，天寒地冻，朱太太出门，路滑摔倒。去医院医治，所幸无大碍。然而，去年一年中，朱太太小毛病不断，感冒咳嗽、双腿浮肿、胃口不好、说话吃力……是啊，毕竟是91岁的老人了！

今年4月的一天，朱太太在昆山的大女儿朱云，打来电话，说是她妈妈让我晚上给她打个电话。我按时拨通东京朱太太家里电话，朱太太的声音还是较健朗，她告诉我：“过几天去检查身体，要住几天医院，怕我打去电话没人接。”听出我话语中有些担忧，她安慰说，“感觉最近身体蛮好，不会有事的！”

五月上旬，我去电朱太太询问体检情况，家里无人，我想该是朱太太住院体检吧。

过几天再打电话，同样无人接听，也许朱太太白天有事外出？等到晚上又打电话，还是没能打通。

每年朱太太都会定期去医院体检，但是这一次怎么会住院这么长时间呢？

带着疑虑，我拨通朱飞电话。朱飞告诉我，5月2日，他母亲在家里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住院治疗。并查出肺里有积水，咳嗽乏力……



不过，病情已大有好转，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搁下电话，我不由得轻轻吁了一口气。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期待着两周后朱太太康复出院！

可是，6月16日上午，晴天霹雳，我竟然等来了噩耗——朱太太于东京家中溘然辞世！

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能相信这会是事实，然而……

悲哉！痛哉！

朱太太，你走得太匆忙了，你说好要来昆山的呀！从不食言的你，这一次怎么就失信了呢？

苍天啊，你为何如此无情？一位耄耋老人想再回一次故里，你居然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

呜呼！……

痛定思痛，我似乎明白了，朱太太是追随朱先生而去的。先生双目失明，需要有人照顾，她一直放心不下啊！只是，朱太太你不要太累了！朱太太，您一路走好啊！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 悼方韦女士<sup>[1]</sup>

### 五绝四首

俞建良

一

噩耗又<sup>[2]</sup>惊传，吾心倍黯然。  
笑容彷彿在，已是泪流笺。

二

立言藏品捐，情义示真诠。  
夫唱<sup>[3]</sup>妇随步，赤心天地仙。

三

因缘书画寄，娄邑赋新篇。  
岂忘泉中水，箴言我辈镌。

## 四

名门<sup>[4]</sup>有一贤，曾作八言联。

昨夜举牌<sup>[5]</sup>得，昆仑馆永传。

2015年6月20日于昆仑堂美术馆

### 注释：

[1] 方韦女士1924年6月6日生于昆山，2015年6月16日在日本东京寓所逝世，享年92岁。

[2] 方韦女士丈夫为当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和社会活动家、旅日侨胞朱福元先生。朱福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5日，在东京寓所逝世，享年91岁。

[3] 朱福元先生与夫人方韦女士商定，把300余件书画精品，捐赠给家乡昆山。这些书画珍品，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是夫妇俩毕生的心血所聚。

[4] 方韦女士系出名门，为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方还之孙女。方还，原名张方中，字唯一，晚号螭庵，昆山蓬阁人。清光绪间创办越阁学堂、亭林学会，历任昆新教育会和商会会长。光绪末积极参政，与同盟会会员一起投身昆山光复活动，推为昆山民政长。王伯群任交通部长时，出任机要秘书，执掌重要撰写等工作。方还博学多才，古文诗词，无一不工，尤精翰墨，书法颜真卿，略变其体，古拙绝伦。名噪江南，堪绝诗、文、书“三绝”。时有“南北两方”（方还、方地山）之誉。

[5] 昆仑堂美术馆于2015年6月19日在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艺术品夜场拍卖会上，举牌拍得方韦的祖父方还书法对联“妙造自然濠濮闲想，抗心希古仓史之遗”。反映出方还先生以古代的贤人为榜样，使自己志节更高尚。联与书法，双绝也。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馆长）

## 鹿城名媛陨落 德慧母仪长存

### ——怀念方韦女士

沈江

朱太太(方韦女士)走了,于2015年6月16日中午十一时许,在日本东京的寓所,享年92岁。朱太太虽享有高寿,但她的离去,还是令人惋惜,令人怀念。

2001年11月12日是朱福元、方韦夫妇结婚纪念日,这一天他们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将自己毕生珍藏、价值连城的三百余幅中国古代书画无偿捐赠给家乡,昆山市人民政府为此创建了昆仑堂美术馆,以永久收藏、展示和研究这批珍贵的艺术品。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盛事”。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著名书画鉴定家杨新先生在昆仑堂美术馆开馆庆典上,非常感慨地说:“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遭受了无穷的苦难,我们的文化艺术品被流散到海外。有很多是被抢劫过去的,有很多是走私过去的,像朱先生这样的海外华人不惜重金把它们买回来捐赠给国家,这表明我们中国人不但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在经济上兴旺了,在文化上也站立起来了”。

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方韦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始终站在她先生背后的伟大女性。这位民国的大家闺秀、贤能女子,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世事沧桑,如今她悄悄地走了,随他先生而去了(朱先生于2009年3月过世),这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和深深的怀念。

方韦女士出生于1924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五,昆山蓬朗人。她的祖父方还是辛亥革命元老,昆山首任民政长,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和文辞家,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朱太太回忆其祖父的丧事,她说:“祖父去世时,我九岁,政府举行了公祭,有专列从南

京护送灵柩回昆山,沿途设岗设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非常隆重”。此事对她年幼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直到晚年(那是2009年,她已八十六岁)她还记忆犹新,祖父辉煌的人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爱戴,对她是一个巨大的鞭策。朱太太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近代教育史上非常有名。她在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熟谙英、法、日三种语言。她口齿伶俐,知书达理,集聪慧、秀美、才华于一身。

由于生存环境的逼迫,1950年朱福元夫妇离开大陆,开始了异国生涯。他们先往香港,后赴日本,由于出走仓促,他们身无分文,还带着年幼的孩子。朱太太讲,他们刚到日本是借住在人家的楼道中,晚上老鼠在枕头边乱窜,还会咬人。为了谋生他们做过很多工作,朱太太在华侨学校中当过教席,朱先生摆过地摊卖过旧货、在日本料理店中洗碗打杂等等,后来夫妇俩借钱开了一爿小面铺,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吃苦耐劳,夫妇俩同心同德、历尽艰辛,事业慢慢扩大,终于有所成就。他们所创办的“赤坂饭店”闻名日本,上至王公贵族、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都爱光顾。事业鼎盛时他们所开的分店达十六家之多,远在美国夏威夷和洛杉矶都有“赤坂饭店”的分号。

听朱福元先生三子朱祥先生讲,朱先生夫妇创业初期,缺少资金,当时银行可以提供短期一两个月的贷款,但要有第三方担保,于是朋友之间就相互担保,有时候银行贷款到期还不出,就向朋友借,银行的信誉是一定要保证的,否则无法经营和生存。有朋友来向他们借钱,其实他们自己还欠着银行的贷款,根本没有钱,为了解朋友之急,他们就向其他朋友转借,而且不把内情告诉来向他借钱的朋友。事后朋友们知道了实情,无不敬佩他们的为人。朱福元夫妇是用忠信孝悌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异国他乡开创了不凡的事业。所以朱先生经常

告诫年轻人，“先要做好人，才能做好事，做人最最重要。”

朱先生夫妇在日本做了大量的好事，受他们帮助的人非常之多，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很多人都在赤坂饭店打过工。今年3月份，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携同他的日本丈夫和儿子来到昆仑堂美术馆。他们是来给朱先生扫墓的（朱先生的墓，在昆山城西皇宜山）。因为匆忙，忘带了朱英女士（朱先生女儿）的电话，没有办法，就找到了昆仑堂美术馆。这位女士称朱太太朱先生为“朱家妈妈、朱家爸爸”，非常亲切。后来了解，她是上海人，二十多年前去日本，曾在赤坂饭店里打工，朱先生夫妇待她如亲生女儿，帮助她在异国他乡成家立业，现在定居日本，生活幸福美满。她不忘旧恩，专程来祭奠朱先生。

朱翔先生说：“爸爸、妈妈在日本不算是有钱人，但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因为他们做人好。妈妈在东京社交界是很有名的，大家都认为她人品好，日本人对人品的定义，除了道德品质、修养素质之外，还包括外貌和风度”。

昆仑堂美术馆开馆时，朱太太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她穿着高雅得体，语言委婉谦和，思路敏捷，礼仪周到，有极大的亲和力，跟她在一起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有轻松愉快之感，她会在细微之处，为你着想和考虑，让你体验到润物细无声般的舒适周到。朱太太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和素养是常人所难以具备的。

女儿今年已上高二，最近她在整理书桌抽屉时发现一个小纸包，里面卷存着一枚崭新的面值100元的钞票，她对我说：“这是朱太太给的压岁钱，藏在这里已十多年了。”我对这件事的印象也是很深的，昆仑堂美术馆开馆后不久，应是2002年，朱太太回昆山。女儿当时只有四、五岁，才上幼儿园，我拉着她的手，急急往美术馆赶。在美术馆大楼的阶梯前，朱太太从汽车里出来，看到我们，便打招呼，同时非常

迅速地从包里拿出这枚100元的纸币给女儿，我再三推谢，她说：“这是压岁钱，不要推辞”。其时是秋季，离过年还远。这枚纸币女儿一直珍藏着，也珍藏着对朱太太的美好记忆。同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和善、慈悲、布施、礼仪的种子。这是朱太太的施惠，也是她的德行。

已故童基先生在《朱葆初、方慧东瀛创业记》（朱福元，字葆初。方韦，又名慧）一文中说“方慧不愧是一个女能人”“据闻已名列包括包玉刚夫人在内的港澳‘十夫人’之一”。我想朱太太名列其中更多的原因是她的素养和能力。在饭店经营中，她负责对外接待，朱先生负责菜肴质量和品种开发，同时把控饭店经营发展的方向。有一年他们回国，在昆山宾馆聊天时，她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往事：“有一年，日本某前首相（她说了姓名，但我没听清）来饭店吃饭，事先是有预定的。他有不少随从保镖，其中有一人专门在房间门口看守。我自然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入座后不久，楼下饭店门口来了一长串汽车，排场很大。大堂经理急急忙忙上楼，悄悄告诉我说，东京黑社会的大佬来了，保镖人数众多。情况十分危急。我一边安顿好首相，一边将此大佬安排在离首相远一点房间，不敢怠慢，也热情款待。回头再说服首相从饭店的后门离开，我下楼亲自指挥车辆，以免发生意外，终于化险为夷。事后，我通过首相秘书向他表示歉意，同时也向他表示感谢。”朱太太随机应变，有勇有谋，真是女中豪杰。

朱先生说：“纵观当今世界，凡是真正发展起来的民族，必然也是能继承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所以他在经商之余，以个人财力收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代书画，铢积寸累，集腋成裘，成为富甲东瀛的大收藏家。朱太太支持他的事业，在他们晚年共同将家藏书画珍品捐献给国家，造福乡梓。2006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为了表彰朱福元夫妇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专门接见了朱太太（朱先生年事已高，因病不

能前往)。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摄制组一行也一同参加。会见时朱太太说：“我们不要名，也不要利，在历史文化方面，对我们的国家真正做出贡献，是我们做老百姓的责任”。三百多年前乡先贤顾亭林先生提出了“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口号，三百多年后，他的同乡俊彦朱福元夫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思想。

朱太太是一位“既能上庙堂，又能下厨房”的杰出女子。她不仅在事业上辅助先生，在生活上对朱先生更是体贴入微。昆仑堂美术馆馆长俞建良先生回忆起多年前，受政府委派前往日本看望朱先生时的情景，非常感慨。他说：“当时朱先生说话有点吃力，但很想表达，他坐在椅子上，朱太太站在旁边扶着他，朱先生费力地说了有二十多分钟，朱太太始终站着，不仅没有怨色，而且一直努力的帮助他、鼓励他。她毕竟也耄耋老人了，看了让人感动。”朱先生生前经常跟人讲：“我太太，(好的)没有话讲。”

昆仑堂美术馆不仅珍藏了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书画文物，也承载了朱福元夫妇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传承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神。朱先生以“忠诚老实做人，认真踏实做事，吃亏是福，不贪为宝”为人生信条，开创了不朽的事业。朱太太以德慧贤能辅助先生，共同为家乡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辉煌的人生，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他们美满的婚姻，令世人称羨。

孔子推崇《周礼》文化，重视王朝帝室“齐家而后治国”“妇德”和“母仪天下”的主旨。印度圣人释迦牟尼佛把“转轮圣王”(帝王)等同于佛，认为其治世的福德要具备“七宝”：轮宝(武器、运气)，象宝、马宝(交通工具)，珠宝(财富)，女宝(后妃)，主藏臣宝(财政大臣)和主兵臣宝(军师、元帅)。智慧贤德的后妃“女宝”是

治国的重要条件。以此推论扩大到家庭，主妇的贤德，同样是家庭兴盛的重要原因。近代著名佛门大德印光法师说：“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而其父与子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故人欲培植家国，当以教女为急务。”

以此而论，昆仑堂美术馆因为方韦女士的存在，更丰富了它的文化价值，使它更具有文化的深度，它不仅仅是一座文化艺术的殿堂，同时也是一所女子德慧的学堂，具有启迪和教育女子的作用，因为方韦女士本身就是德慧女子的榜样，也是女子教育成功的榜样。

正如陆家衡先生所说：“方韦女士是当代中国旅居海外的杰出女性，是我们昆山的名媛”。她走了，但她的德慧母仪和为社会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将长留于世间，人们将永远的怀念她。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

## 悼念方韦女士

七绝二首

蒋志坚

一

曾忆当年归梓里，相逢笑口敬如宾。  
深深寄语音犹在，树德立言惠万民。

二

毕生翰墨献乡邦，又见言行抑一贞。  
前辈人生还未歇，玉峰娄水显清名。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